

【鄉黨第十】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侃侃如也，訥訥如也。其在宗廟朝廷，誾誾如也，誾誾如也，誾誾如也。

其在宗廟朝廷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

言，誾誾如也。

君召使擯，

色，勃如也。

足，躩如也。

揖所與立，

入公門，

鞠躬如也。

如不容

。立，不

行，

視，

聽，

足，

手，

下如授，

勃如戰色。

君子不以

紺緌飾，

紅紫不

以，

當暑，

衿絺給

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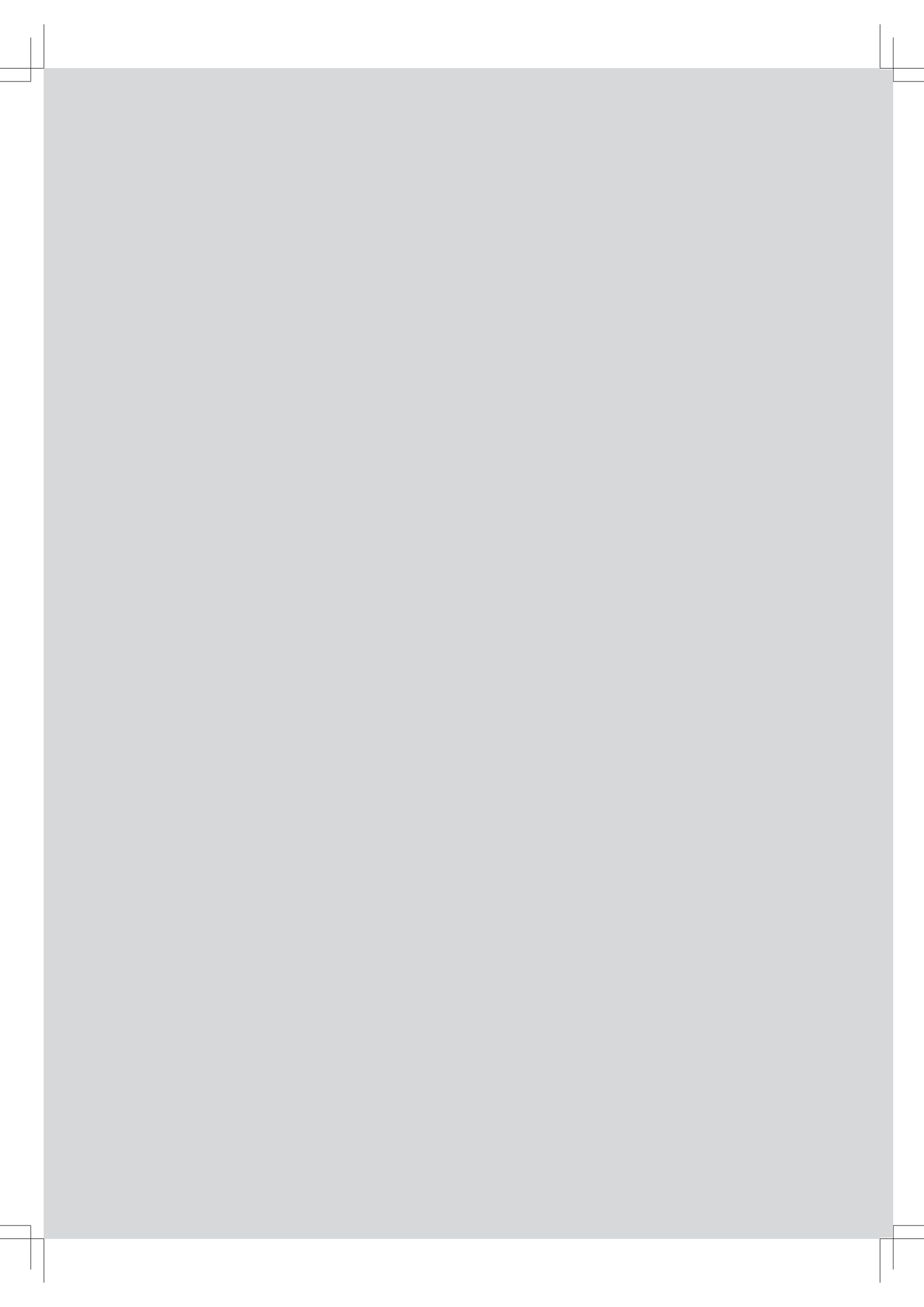
必有明衣，

布。齊必變食，

居必遷坐。食不厭

論語講要講記

雪明講習堂 印行



鄉黨第十

目錄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	一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	一三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與立	二三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闕	三三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	四五
君子不以紺緞飾，紅紫不以為褻服。當暑，袵絺綌	五三
齊，必有明衣，布。齊必變食，居必遷坐。食不厭精	六七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鄉人傺，朝服而立於阼階	一〇五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康子饋藥，拜而受之	一〇九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一一九

目錄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	……	一三三
入太廟，每事問。……	……	一三七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之饋，雖車馬	……	一三九
寢不尸，居不容。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	……	一四三
升車，必正立，執綏。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	一五五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	……	一五七

論語講要講記 鄉黨第十

徐醒民先生 主講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

請各位找出《論語講要》四〇三頁，這就是〈鄉黨〉篇，這是上論最後的一篇。找出來以後，我們先看第一章。這一篇都是記載孔夫子在家鄉，以及那個時候上朝，在朝廷裏面這些禮節，和生活起居，都是記載孔子這些事情，這些事情關乎禮上面很多的。我們學儒，孔子就講博學於文，約之以禮，研究儒學經典，無論那一部經都要研究，就儒家講最基本的就是五經，加上樂、音樂的樂經，現在樂經沒有了，就是五經，都必須廣泛的研究。學文，文就是研究這些經典。那麼學了這些文就要脩行，脩行是怎麼脩呢，約之以禮，就從禮上面來學。孔子在〈鄉黨〉裏面，這些生活起居、上朝都是處處關乎禮的，孔子就是身教，在這上面教我們學，脩行在那裏開始學，就是從禮上面學。禮又從那裏學，就是我們日常在家庭、在社會，生活

起居、待人接物，就在這些事上來研究、來學習。所以這一篇都是記載孔子這些事情，開頭這幾句話算是一章，真正說起來這一篇就算是一章，分開來的話，那就是分類的來講。

「孔子於鄉黨」，鄉黨的黨是就行政區域來講，不是後來所講政黨的黨。鄉黨在〈雍也〉篇裏面有講鄰里鄉黨，同這個鄉黨。就是孔子在他的故鄉，鄉黨這個行政區域，畫分的行政區域，跟現在的以及後來的不相同。我們現在一個鄉有多麼大，鄉下裏面又有村，古時候都不一樣的。概括的講，這個鄉黨指的，就是孔夫子所在那裏生長的故鄉。在故鄉，雖然孔子是聖人，你看他，從這一章開始，以至於到後面，他到了故鄉就要尊重故鄉的人，為什麼呢，故鄉就是父母、祖父母，一代一代的都在那裏。為了孝敬自己的父母，以及從祖父母往上數，都是自己的祖先在那裏，所以到了故鄉的時候，就想到對於父母所在地就要尊敬。對於故鄉的這個地方，故鄉的人，都要尊敬。

下面就講，「恂恂如也」，按照王肅的注解，王肅是從後漢到三國時代的人，也

算是漢儒，他注解恂恂是溫恭，溫是溫和，恭是恭敬，溫和而又恭敬。如也是個語助詞，雖然是個語助詞，他用這個如字就是很像那樣的，就是像溫和而又恭敬那樣的。「似不能言者」，不能就是沒有這方面言語的才能，似就是似乎，似乎不會說話。為什麼呢，就是他那樣的尊敬故鄉的人，凡是跟故鄉的人說話的時候，既溫和又恭敬，溫和恭敬到什麼程度呢，好像不很會說話那樣的。

這一點我們就要學，各位研究一個人的心理你就知道，凡是見到人，尤其是見到長輩，滔滔不絕的，盡量發表自己的言論，看起來好像是能言，很會說話。你就知道這個人不大謙虛，只願發表自己的言論，不讓對方來說話，不給對方說話的機會。尤其對於遇到長者，按照禮，不管是家裏的父母，或在外面遇到比自己年長的人，尤其在故鄉，對方有問的時候，自己就是答復，也要多向這些長者請教，不能說一見面，把自己的話說得沒有了的時候，這是非常失禮的事情。

雪公過去講到這一章的時候，就舉孔子在《易經》的〈繫辭傳〉裏所講「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什麼叫吉呢，他這個人無論在什麼環境，無論在什麼時候，

他都是吉祥如意的，這叫吉人，這種人他的言辭不多，要說話就是重要的話，要表達自己的意思才說，說得很正確，不多話，叫吉人之辭寡。相對的來講，躁人，躁人的心理浮躁的，這個躁人心理，他安靜不下來，所以他遇到人就是盡量說話，說得沒有個完了的時候，這是躁人。躁人之辭多，言辭既多，古人也講言多必失，話說多了有說錯話的地方，話說錯了，那麼他跟人家來往，得罪了人家，就遭了人家的怨恨，這種人很多。這種躁人他本身就是煩惱，什麼煩惱呢，發表的意願很強，包括他的說話，他寫文章，發表欲很強。過去雪公常常講，一個人不要希望多發表，說話也好，寫文章也好，跟人家談話也好，不能多，多了之後，往往就有很多說錯的地方，所以這樣的說話，發表欲很強的人，前途不見得好，這點我們就要注意了。

所以這一篇開頭就講，孔子在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言語不多。有跟故鄉人說話的時候，又溫和又恭敬，絕對不會是自己覺得值得驕傲了，驕傲的人決不會是恂恂如也。孔子是聖人當然沒有驕傲，一個驕傲的人，是煩惱很重的人，到處在人羣之中是不受歡迎的。孔子聖人當然沒有驕傲，可是到了鄉黨的時候，在家

鄉的時候，更是那麼溫和恭敬。這就是人要知道根本，我們人從那來，我們身體從那來，從父母來的，父母有祖父母。這是在故鄉，自己的父母、祖父母靠這個地方的衣食、一切的生活所需，就是在這個地方所出的那些物資，那個物資出來也是故鄉人在那裏經營、生產的。所以知道父母對於自己的生育、養育之恩，連帶一代一代在這個地方，和這個地方的人，都是對我們自己有恩德，學禮這是根本。所以人家問印光祖師，你學佛有什麼祕訣，祖師說，學佛沒有什麼祕訣，你一定要問有祕訣的話，那有兩個字，一個是誠字，誠就是《中庸》所講，「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就是誠實的那個誠；再呢，就是敬字，敬就是恭敬，你看看祖師這兩個字，就是從儒家的學問，從禮上面說出來的，所以開頭就講，孔子在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這是聖人給我們這些學儒的人一種身教。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其在，其是指定辭，就是指孔夫子，孔夫子在家鄉是那樣的，而在宗廟朝廷又怎麼樣呢，便便言，唯謹爾。宗廟，孔子是魯國人，魯國的國君有宗廟。朝廷是君主在那裏治國、辦事的一個地方，這些地方

那就不同了，什麼呢，在鄉黨是因為父母所居的地方，所出生的地方，對父母要孝敬。在宗廟朝廷，宗廟狹義的解釋，是天子有宗廟，國君有宗廟；廣義的講，那個時候每一家都有祖先的宗廟，那個不叫作宗廟，叫作宗祠，就是祠堂。一直到民國時代，在大陸上，每一個家族他都有祠堂，這個祠堂都是自己的祖先，接受子孫祭祀的一個地方。天子的宗廟，國君、諸侯的宗廟那更是了，他祭祀祖宗那個地方，比如說周家，周家宗廟始祖就是后稷，開始是周家的，這就是他的宗廟。天子的宗廟，每一朝的天子有他的宗廟，開國的國君，祭祀他的祖宗在那裏，他後來的子孫也入了宗廟，都在那個宗廟裏面。

所以宗廟這兩個字，依照《白虎通》裏面解釋，《白虎通》這一部書是漢朝那些講儒家學術的儒者、漢儒，他們把五經傳授給他們的弟子，那時候漢儒雖然是傳經，但是每一位漢儒，他不是說五經都通，不見得，有的只能傳那一部經，某一位只能傳《書經》，某人只能傳《禮記》、《禮經》，《禮經》應該說是《周禮》、《儀禮》，再就是《易經》、《詩經》，只能傳一部經，能五經都通是找不到的。傳授儒經那些

儒家的人，在白虎觀——一個建築物裏面，共同寫了這一部《白虎通》，它的全部名稱叫作《白虎通德論》，德是道德的德，論是論說的論，《白虎通德論》，後來簡稱叫作《白虎通》。在《白虎通》裏面把有關儒家講這個禮，以及那些理論，遇到重要的那些名詞，禮上面那些規矩，他都加以解釋。比如說，宗廟這兩個字，按照《白虎通》裏面解釋，宗是當尊字講，尊敬的尊；廟呢，廟是當貌字講，一個人的容貌，宗廟裏面，古時候宗廟裏面沒有人像，有神主牌位。雖然是神主牌位，它有表示的意義在裏面，表什麼意思呢，就是那個神主代表祖先的相貌，貌就是相貌。從那個祖先牌位可以想像祖先，就好像祖先那個身體、容貌在那裏。所以宗廟就是祖先的牌位在那裏，代表祖宗他在世間的那個身體相貌，就在那裏。

既是宗廟就是祖先這個相貌，這就是祭祖的地方，每年有定時來祭祖。在古時候，四時都有一定的時候祭宗廟，天子、諸侯、卿大夫，卿大夫他這個是五世，這以後就要遷了，卿大夫家裏有家廟，不算宗廟有家廟，這個家廟就是演變到後來，任何普通的人家，他的祠堂就是等於大夫的家廟。在這個地方，子孫到祠堂裏面來，

平時不會來的，到了祭祀的時候，都要到這裏來祭祀，在祭祀的時候，就想到了父母、祖父母在世的時候，怎麼樣來撫養、教養我們。一想到父母、祖父母對於自己這樣的恩德，就想到人應該要知恩報恩，到宗廟來祭祀，這是很重要的禮。在宗廟裏面祭祀就想起了人要報恩，報恩就是報本，生命的根本從那來的呢，從父母來的，父母又有父母，就是一代一代的往上追溯。所以一個人能夠知道父母之恩，往上一代一代的追溯，追溯到最初的始祖，自自然然的讓他孝敬父母、孝敬祖先這個心就提起來了。平常也許在人世間，遇見很多困境心理就亂了，沒有能想到報答父母之恩。一到宗廟裏面祭祀，想到父母過去那種容貌、言行，對於子孫可以說無微不至的照顧，他報本的心，就一次一次的加厚了。

這是我們講中華文化非常重要的一點，一個人不知道知恩報恩的話，那這個人別說連父母恩都不知道，他到社會上受人家的恩，他更不知道要報答。他到社會上遇到有困難的時候，社會的善心人士來救濟他，他不但不知道報恩，而且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我沒有錢，你應該救濟我們。你想想看，一個社會這種人多起來了，

你想這個社會會好嗎。

再進一步的，比方兒女認為父母要供給他的所需，他在外面看見很好的玩具，父母應該要買給他；他上學，應該要供給他一切。或在國內上學，或到國外去留學，父母也應該有這個義務，要供給他到國外去留學，父母辦不到，他就認為父母不好，人家的父母都辦得到，自己父母為什麼辦不到呢。這是現代一般人的小孩子、年輕人都有這個現象，這個現象怎麼造成的呢，因為教育問題。你國家立這個教育，要把根本、知恩報恩的教育，在學校裏面告訴老師要教這種教育，在社會上的社會教育也要從這方面來傳播，家庭裏面更是要求家長，把這個教育教他的兒女，君子愛人以德，培養自己兒女，老師培養自己的學生，以道德來培養才是，應當如此，君子，真正愛護人，要把這個道德教育來教他們。

宗廟是祭祀祖宗的地方，朝廷無論是天子的朝廷，是國君的朝廷，這裏講孔子在朝廷，當然是在魯君的朝廷。這些地方，宗廟是向祖先行祭祀禮的地方，朝廷呢，是這一個國家，他的君主、朝廷的臣子，在這裏治國、辦事的地方，在這些地方，

孔子的言論便便言，這個便讀胼，「便便言」，根據鄭玄，就是鄭康成的注解，便當辯字講，辯是辨別。這個注解裏面雖然中間是個言字，言語的言字，跟中間一點一撇那個字是通用的，就是辨別。怎麼辨別，言語要辨別得清清楚楚的，不能夠說那些似是而非的話。說似是而非的話，就是後代那些政客，不是政治家，那些政客講的那些話、似是而非的，摸不著邊際，他只想討好人家，那不是便便言。這裏便便言，在宗廟裏面講話，就要按照禮上面那種規矩，說話說得清清楚楚，合乎禮，辨別清清楚楚的。在朝廷裏面說話的時候，更是要把這個事情辨得非常明白，一點都不能含糊。朝廷裏面要制定一個政策，要辦一樁重大事情的時候，不管是贊成，或者是不贊成，都要說清楚，叫便便言。「唯謹爾」，雖然這言語說得非常明白，辨別得很清楚，不像後來那些政客，一開會一說話就是吵架，攻擊對方，孔夫子不是如此。孔夫子雖然是在宗廟、在朝廷說話便便言，唯謹爾，謹是謹慎，什麼叫謹慎呢，這個話說出去，在宗廟裏面，不說則已，說出來就要引起人家尊敬祖宗，對祖宗要盡到孝道。對祖宗怎麼盡孝道，祖宗希望後代子孫，都作一個對社會人羣有貢獻的人，不要只求自己的利益，都要對社會人羣有貢獻，作個好人，這就是孝敬祖先。

在朝廷裏面要謹慎，這話說出去，贊成的事情當然是要說清楚；就是不贊成，自己也知道為什麼不贊成。自己話說出去，本身以為不對的地方，那好好自己想一想，不能隨便說，唯謹爾。

論語講要講記【鄉黨第十】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

在四零四頁這一節，這就分三小段，開頭這個「朝」就是上朝。孔子那時候在魯國也是大夫，上朝的時候，「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國君的朝廷裏面有卿大夫，那就是上大夫，上大夫下面有中大夫，再下面就是下大夫，大夫之間他的等級也有不同的。孔子上朝在朝廷裏面，跟那些大夫們說話的時候，對那些大夫地位不等的，說話也不相同。這裏先講與下大夫，侃侃如也，侃侃，按照孔安國的注解，當作和樂的意思，很和氣，在和氣之中顯出很快樂，這是與下大夫言。下大夫，看這經文的語氣，那下大夫在孔子的地位之下，孔子比下大夫階位要高，所以他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如就是像這樣的，就像侃侃既和氣而又很歡樂，是那個樣子。

「與上大夫言」，上大夫，看這個文的語氣，這上大夫應該在孔夫子地位之上的，或者是平等，這個不要考據了。與上大夫說話，「誾誾如也」，誾誾是中正的意思。中這個言語、說的這個話，沒有偏那一方，合乎中道，正也是說沒有邪的意思，

言語說出來就是中正，這是閭閻如也。

這前面兩小節跟下大夫與上大夫說話，有這兩點不同的地方。這個注解是根據漢儒注解的。宋儒注解就不是這樣，宋儒注解，比如說朱子注解，侃侃是剛直的意思，剛是很剛性的、剛強的，直是正直。閭閻是和悅的意思，和氣而又喜悅。朱子這樣解釋有根據，根據《說文解字》裏講的，侃侃就是剛直的意思，閭閻就是和悅而諍的意思，諍就是言字邊再一個跟人家爭奪那個爭，和悅而諍。但是我們老師講到這裏的時候，他老人家依照漢儒的注解，朱子注解雖然是根據《說文解字》的，不錯，但是在這裏就不大適合。因為在這裏講，對下大夫侃侃如也，很剛直，對上大夫講，閭閻是和悅而諍，這好像是對象的不同。對上大夫、地位高，表示對他說話很和悅、很和氣，對下大夫就是侃侃、那麼剛直，恐怕孔夫子不是這樣。而應該像漢儒孔注，侃侃就當作和樂的意思，雖是下大夫，孔子跟他說話，自己顯得很和氣、很快樂。對於上大夫，表示一種中正，表示自己的立場，言語說出來是中正，沒有任何偏頗，這樣跟上大夫說話，就是沒有討好上級的意思，反過來、一顛倒過

來，對上下就有不同的，自己的態度就不同了，所以按照漢儒注解比較適當。

但是漢儒注解侃侃這兩個字，明明和宋儒根據《說文解字》的解釋不同。後來在清朝劉寶楠的《論語正義》，他考據的結果，這個侃字是那個衍字、是個假借字，各位在《論語講要》四零五頁，從第二行開始講侃這個字，據劉寶楠講的，是衍的假借字。這個衍字外面是個行字，行路的行字，中間是一個干字，這一個字在《爾雅》〈釋詁〉裏面解釋，這衍就當樂也，當快樂的樂字講，在《說文解字》裏面，衍當喜貌，歡喜的樣子，這個疑問就解釋清楚了。因此《論語》裏面，侃侃這兩個字，是個假借字，它的字就是衍字，那個衍字就是當和樂講、當歡喜講。

在這裏漢儒孔注的話，他有根據的，所以中國的造字，有幾條原則，像象形字、指事字、形聲字、會意、轉注、最後假借，假借字最多。在中國文字裏面，很多抽象的字，找不出那個字，就是用假借的，假借多半是同一個讀音，同音假借，還有其他的假借，那就很多了，不必細講。在這裏所以侃侃、衍衍，就是同音假借。這就說明，孔夫子在朝廷裏面，跟下大夫說話，跟上大夫說話，顯出聖人言語，對上

對下那樣的各有分寸，對上大夫講的，閤閤如也，閤閤如也是表示自己的話說出來，既中而且正，不怕得罪上大夫，該怎麼說就怎麼說，這是聖人的言語。

我們要學聖人言語，今日之下沒有朝廷，有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就是不在政府裏作事情，在民間團體有各種會議，在會中說話，也是要學習孔子，怎麼樣發言，要中正。不能從自己私心裏面出發，講話、一說話就有所偏差，那就不是中正。對於地位在自己之下，認為那些人學問不好，比不上自己，對他們說話就不客氣，這就不對。要學孔子，那就是你是一個董事長，你開會的時候，你對下面的員工說話，也要很客氣、很和氣。我們學孔聖人的言語，就在說話這一方面，要學他那麼厚道。決不像後代的人，對上要巴結他，對下呢，表示自己傲慢自大、看不起人，這是後代的那些政客是這樣，孔夫子不是這樣。

後面這三句，「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君在」，什麼是君在，古時候上朝，天剛剛亮的時候，朝廷裏這些臣子，就要準備上朝，在朝廷以外等候。到了什麼時候，到了規定的時間，國君來上朝，叫視朝，視就是視察的視，君主上朝，

就等於現在的機關首長來上班一樣。機關的員工上班，一般現在都是八點鐘，機關首長呢，他不受限制，可以晚一點。古時候君主也是這樣，君主上朝要按照什麼呢，以太陽、日出的時候他來上朝，在日出之前，大小臣子就提前在朝廷外面等候，等到君主主要來上朝的時候，他們就先到朝廷裏面，按照自己的位置就位，等候君主來，這時叫君在。

「踧踖如也」，踧踖根據馬融的注解，踧踖是恭敬之貌，這在《論語講要》四百零五頁裏面就寫了，恭敬之貌，這是君主在的時候。君主不在的話，孔夫子對於一般人都恭敬，君主在的時候，當然更須要恭敬了，所以踧踖如也。踧踖，馬融解釋是恭敬，宋儒注解加上兩個字，恭敬不寧之貌；馬融注解是恭敬之貌，貌就是像那個樣子，恭敬兩個字就夠了。宋儒、比如朱子注解，恭敬不寧之貌，不寧就是心理感到不安，寧是安寧的寧，恭敬不寧之貌。加上不寧這兩個字不好，只講恭敬這兩個字好，所以按照漢儒解釋恭敬之貌。

「與與如也」，與與也是馬融注解，威儀中適之貌。威儀是整個的身心表示一

種有威德，威是就道德的威德上面講的，儀是形式上、儀表上面講的，無論心理、身體的外表，都是中適。保持中是恰到好處、不過分、也不欠缺，適就是適當，恰到好處、非常適當的意思，與與就是這個意思。

這一節是講孔子在朝廷裏面，對上下大夫和對君主那樣的態度，這種態度我們要好好的體驗體驗。前面幾句與下大夫言、與上大夫言，這就是平等心。在機關裏面、或是在民間的企業團體裏面，職位有高低，分工不同，每一個人不管他在那一個地位，他的人格是平等的。人格就是到人世間來，就有人一定的條件，沒有人格、沒有人的格調，他不會到人間來。就佛法來講，脩普通法門就是在人世間成佛，在人世間成佛，生生世世要保住人身，怎麼樣保住人身呢，要守五戒，這就在家學佛的講。五戒就是不殺盜淫妄酒，這五戒持得很清白不犯，生生世世就是到人世間來，每一生到人間來，他都是繼續學佛，普通法門就是這個辦法。

儒家的學術，跟佛法普通法門是一樣的，他也是在人世間，生生世世作人，就以這個人身來學成聖人。學成聖人最低限度，他能夠得到法身、見到法身，成為法

身大士。成為法身大士在佛法別教來講，他要登上初地；就圓教法門講，初住就行了，就是證到法身了，證到法身就算是一部分就能成佛了。

學儒就要從禮上面來脩行，禮就是守禮，那就是殺盜淫妄這個都不能犯的，殺盜淫妄這是性戒；酒是一個遮戒，酒在儒家方面可以寬一點，殺盜淫妄是不許可的。把這個五戒配合起來，就是仁義禮智信。凡是到人間來，他前一世都在仁義禮智信上面，都下過工夫的，不能說完全具備，但是他在上面都脩持過的。就在仁義禮智信這五種道德，倫常方面脩的程度有淺有深，所以到人世間來，雖然同是為人，他到人間來受的這個報，果報不同的，所以有的是貧窮，有的是富貴。但是說起來，他到人間來，都有仁義禮智信的一個人格。

再深一層分析，仁義禮智信，都是從本性裏面起來的作用，本性人人平等，都有。這樣看起來，你在政府裏面作機關首長，或者你是在民間企業團體裏面，作這個團體的董事長，或者是這個企業裏面任何一個成員。你說話的時候，你懂得這個道理，知道人人本性是平等，絕對不敢看不起人家，也絕對不敢對於地位高的人，

就向他攀緣。孔夫子在這裏就以身教，來教化我們一般人，我們學儒，就是這樣學法子。對待任何人，好人，我們要尊敬他，對那些犯罪的惡人，我們也沒有道理看不起他。

最近這幾天，各位在電視上、在報紙上看到，有個人拿了很多錢，雇了計程車，在公路上灑錢，你分析分析這是什麼道理。你說這個人他的本性，跟一般人本性有什麼不同，一樣的，都有平等的本性。他現在這樣作，他是後天的，受到環境種種的遭遇，讓他表現這種奇怪的現象出來，你研究他的本性，跟我們完全一樣，我們沒有理由怎麼樣指責他。懂得人性平等的話，見到這些人只能對他有同情，心理就覺得，他所接觸外在的環境、人事，造成他這種奇怪的現象。還有那些犯罪的人，搶銀行、詐騙這些事情，你說他的本性跟我們有什麼不同，完全是相同。

按照《法華經》所講的，釋迦牟尼佛跟他那些大弟子授記，不但跟他大弟子授記，而且授記到後來，一般人、凡是能夠學《法華經》的，都能成佛，這就是根據人人的本性平等，從這個大前提來說出這個道理。我們根據這個道理，這樣學對於

我們有什麼好呢，我們不會對任何人起煩惱，不會看不起任何人，也不會想巴結任何人，我們心理平下來了，脩道的人，必須要有平等心來對待一切人。孔子在這裏，你看，就是平等心。我們學《論語》、學孔子這個態度，就是想要把我們平等心能夠開發出來。

論語講要講記【鄉黨第十】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在四零五頁，這是講君主要派孔夫子，擔任接待賓客的這件事情，這一節是講這個。這一章是魯國的國君派人來召喚孔子，派他去接待外賓，叫使擯。擯這個字就是等於現在外交人員，比如說是外國國家的總統，或者是其他跟總統相等的國家領袖來的時候，國家就要派出辦外交的人員來接待，當然君主也是要出去的。陪著君主出去接待外國的國君，這個叫作擯。擯這個字有地位不相等的，擯有上擯，有承擯、承就是承受的承，還有紹擯、紹就是介紹的紹，有這三種。上擯是要卿大夫，也就是上大夫來擔任的，承擯是用普通的大夫，紹擯是士、士農工商那個士，這個士在朝廷裏面，也是比大夫地位次一等的，這三種叫作擯。

那個時候，孔子在魯國是有大夫的地位了，但是還沒有作到卿大夫這個地位。如果說是以大夫來擔任承擯的話，那不用君主特別來召，召就是特地派人來請他去。根據古人注解講，因為孔子是對於禮上面非常精通的，魯君是看他在禮上面超

過一般人，因此特別請他去作這個擯。作擯的話，既然普通當承擯的話，那就不用召，這個召是特召，特召請他去兼任，以大夫兼任卿大夫上擯的職位，這是劉寶楠的《論語正義》是這講法，這講法我們介紹出來，知道這樣就可以了。為什麼呢，古代的外交禮節，跟現在外交禮節有很多變化的。那時雪公在講這一節的時候，就說有些考據現在沒辦法考了，在孔子那個時代，跟我們現在來比的話，這中間變化太多了，很多事情考也沒辦法考了，知道這個以後，注重禮的原則，學這個原則就可以。

現在我們按照經文，「君召使擯」，魯國的國君特召孔子，特地派人來召喚他，等於請他。請他作什麼呢，使擯，請他擔任接待外國來的貴賓，請他來陪著自己的君主，來接待外賓，這個職務叫作擯。「色，勃如也。」孔子一看到國君派人來請他作這個擯，既然是召，特地請他擔任這個職務，這是一個替國家辦外交的事情，這個任務非常重大。擯的意思就是當相助的意思，相就是幫助，這個擯就是幫助國君來接待外賓，這是件大事情，因此一聽到國君派他這個任務。色，勃如也，色就

是說他面貌的表情，勃如也，就是振作，忽然就振作起來了。「足，躩如也」；色是他的面色，突然振奮了，不平常了，為的是國君派他重大的任務。足就是躩如也，躩如根據古人的注解，很恭敬的意思，按照包咸的注解，足躩，躩如是，那個字不好懂，是盤辟也，盤辟，盤是茶盤子的那個盤，辟就是避開那個避字不要走字邊，古人就寫那個字，君主也叫作辟，盤辟，這後面有講的。這個足，躩如就是盤辟，再加以注解就是周旋的意思。怎麼樣周旋呢，他幫助國君接待外賓，他就跟著國君，國君到什麼地方，站在什麼位置，他就隨著國君，不能遠離的，國君往那裏看，他就往那裏看，為什麼呢，就是隨時聽從國君指派他的一個任務，交待什麼事情，周旋的意思就是隨時不要離國君很遠，隨時聽候國君來交代他的事情。

這個在古時候懂得禮的都知道，不但作擯相的時候要這樣周旋，普通跟一個長者出去的時候，無論家裏的家長，或是陪同外面的長者，那就要足，躩如也，就要跟在長者左右，隨時看他有沒有交代的事情。前面這兩句，一個是接到君主命令的時候，色，勃如也。第二句足，躩如也。就是擔任那個職務的時候，不要離開國君，

就是作國君的擯，擯就是一切都是幫助國君來接待外賓的事情，他的舉止就是這樣，躡如也。

「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這是正式在擔任擯相的時候。古時候外國的君主，到這個國家來，比如說魯國，魯國是主人國，其他的國家，君主來是外國的君主來了。來了之後，魯國的君主在大門外，站在東邊，外國的君主也是在大門外，站在西邊。所謂大門外，這是有臺階的，朝廷諸侯的門，接待外賓的那個朝廷，都是從平地有一個臺階一個臺階，然後上去。在臺階的兩邊，主人國的這個魯君，站在東邊的臺階上。他那個介，從上介，君主在身邊，上介下來就是中介，那就是承介，承介下來那就是紹介。來拜見魯國的外國的君主，他的君主站在西邊，他也帶著外交人員，他這個外交人員，站在臺階的下面，然後他有他的上介、中介、紹介，他名詞有不同的，都當擯字講，在主人國當擯字講，賓國是講介。魯君的這個從上擯、承擯到紹介。在對面的、來賓的這個國君，從下面往上數，數到最後的、等於主君國的紹介，兩者相對。這樣從主君國傳，傳到來賓，來賓國再傳到主君國

來，這麼一道一道的傳。這講的大概就是這樣，但是現在跟古代都不相同的，現在，你看，外國外賓來了，在飛機場上接機，它有現在的禮，跟過去不一樣的。

這就是孔子在正式擔任擯的時候，按照劉寶楠的講法，孔子應該是擔任承擯，承擯是兼任了上擯。他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他跟魯國的君主排開來，上面是君主，下面是上擯、承擯、紹擯，它有左右的，當然魯國也派的有上擯，不過孔子在這裏，他懂得禮，他對於外交禮節非常清楚，他又幫助其他的上擯、紹擯，幫助其他的人，有相助的作用。那麼他這時站在中間，「揖所與立」是什麼呢，來的外賓，從他的君主，一個一個傳到魯國君主紹擯的面前來，紹擯把外國君主來拜見魯國的，這些外交的言辭，或者傳對什麼事情傳給紹擯，孔子接到紹擯的這些，有什麼外交禮、他有什麼表示，一切言辭也好，其他的東西也好、禮物也好，現在有的，現在的，古時有古時的，也不必詳細考了。他就把那個賓主國，外賓的國君傳對來的東西，孔子接了以後，他左手傳過來，右手又傳到他右邊的，這叫揖所與立。跟他站在一排的這個擯，接到外賓送來的、傳遞過來的這些東西，從左邊傳過來，

右手接出來，左手扶著，然後再用右手這邊傳到右邊去，左右手傳遞左右兩邊，表示外交的這種禮物。「衣前後，檐如也」，當他在傳遞外賓這些東西，包括這些言辭，他的衣服有前後，檐如也。檐如也是那個衣服隨著身體左右轉動，衣服在那飄動，飄動起來檐如也，雖然飄動不會亂動的，衣服一飄起來，很整齊的、不會亂，叫檐如也，都有一定的規矩。

古人穿的衣服都是很長的，長得雖然有時候會拖在地上，他這個檐如也，在身體左右轉的時候，那個衣服下面會飄起來，飄起來不會落在地上，這個古人穿衣服，有行動的時候，他有一定的，都會穿、都會有訓練過的。這是講在傳對外交這些禮的時候。

「趨進，翼如也」，趨進，怎麼樣趨進呢，這就幫助國君接待外國君主，兩邊傳遞言辭等等這些東西完了以後，要隨著君主到朝廷裏面去，翼如也，就是走的時候，既不要太慢，要配合君主往前走，這個時候兩個手可以稍微的擺動，在正式的場合裏面，走路的時候，手不許擺動的。手擺動，這裏講翼如，古人講翔，是飛翔、

滑翔機那個翔。在禮當場，走路的時候不准翔，也就是兩個手不准擺動。現在你看出家人，出家人在道場裏面，他走路的時候，不是在行禮的時候，他兩隻手垂下來，不擺動，不像我們普通人，你到那裏去，這樣擺動，這個在禮上不許可。這個翼如也，可以稍稍的有一點擺動，就想鳥的兩個翼、兩個翅膀稍微振作一點。這個為什麼呢，這是為著配合君主往前趨進，趨進的時候，也不能太慢，也不能太快，稍微快一點。

「賓退，必復命」，迎接外賓行禮，都完成了以後，當然要送客。這個時候賓客送走、出去之後，講到賓退，外賓退後，孔子必復命，曰，迎接外賓，也是君主排在東邊，賓客在西邊，那樣的排，送客也是如此。主國的君主率領擯相，來拜訪的國家君主，他帶的那個外交人員叫作介，介紹的介，他也有上介、承介、下介。兩國的國君距離比較遠一點，送完了客人之後，孔子就回過頭來，向自己的君主報告，這叫復命。這個復命這是誰的事情，這就是代替上擯的這個職位了，因為孔子懂得這個禮的，他就必然向魯國的君主復命，說：「賓不顧矣」。賓不顧矣，為什麼

呢。送客人，古時候送客人，跟現在送客人，也有一些不同的。這個時候兩君又賓主相會，它有它的規矩，按照規矩來行的話，賓、客人走出臺階以後，走得不算遠的時候，他就不要再回頭看了，回頭看就是表示再跟主國的君主再打個招呼。賓不顧矣，不回頭看了，就表示賓客他走遠了，不回頭看，魯國的魯君、作主人的可以回去了。

這個當中含的什麼禮呢，古時候以至於到現在都還用得上。不但是國家，就是普通送客人，比如客人他回去的時候，他是用的什麼交通工具。從主人家裏出去的時候，他或者自己開的車子，或者是坐人家的車子，你必得要在門口送幾步，等到車子開得很遠了、看不見了，你主人才回來。或者客人不是到主人家裏來拜訪，客人他從別處，或者旅館裏面，或者其他地方，什麼時候要回去了，他這客人是乘火車呢，還是乘飛機，你主人就要到他坐的火車站送他，他坐飛機的話，你就要到飛機場上送他，這些是禮貌。

現在當然沒有這樣講法，工商業的時候，你必須這麼作的話，那有很多事情辦

不到。最低限度，客人來訪你，你要送客人，他自己有車子來，你總得要，他車子從你的門口開出去，開到巷口，你最低限度要送到巷口，你正在看他，車子往前開，你一直站在那看，到看不到才回來。

拿唐朝李太白的詩〈送孟浩然之廣陵〉，李太白就站在江邊，看孟浩然乘的小船，從長江黃鶴樓那邊一直往下開，「孤帆遠影碧山盡」，看見孟浩然乘的小船往下開，到看不見了，那個長江被兩岸的青山把它遮住了。遮住了以後，他還在看，「惟見長江天際流」。你看，送朋友的這個情感，就在這裏表現出來。

他這裏是講賓不顧矣，客人走得很遠了，不往回看了，這就報告君主，可以回去了；沒有這樣復命，君主還在那裏看。既是外交的禮，也含有感情在內。必復命，曰：賓不顧矣。那麼這個君主就可以回去，包括幫助君主來接待外賓的那些上擯、承擯、紹擯，這個心理就放輕鬆了。

這一段，古人注解的很多，《講要》裏面，後面都有概要的講這個意思。其中古人有很多不同的注解，那都涉及到考據方面，考據方面那沒辦法來考，就算把它

考得清清楚楚，現在制度、禮貌都不同了，用不上了。用得上的是，我們現在你無論替國家當外交人員，或者是我們自己私人接待朋友、歡送朋友，這還可以用得上。從禮上面學，學這個人與人之間的，這種注重友人、友誼的情分，禮的重要處是在表示彼此的一種情分，我們學就學這個原則。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闕。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蹶蹶如也。

現在請各位看四零七頁，這一段是孔子代替國君，到國外去辦理外交這些事情。代替國君到外國辦理外交，有很多的禮節，這個我們也是不能夠詳細的考據，也學習他這個禮的精神就可以。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入公門」，這裏指的就是君主的這個門。他到君主那裏，他既是要擔任報聘到國外去，他就是先到君主那裏，接受君主派他命令的事情。「鞠躬如也」，進到君主的門時，如也，注意這如也，鞠躬，普通講上半身彎下來，那是鞠躬，但是在這裏講如也，實際上沒有鞠躬，好像是要鞠躬的那個樣子，因為要替國君去辦外交的事情，去見國君的時候，國君的公門有好幾重門，

有外門，有中門，有內門，每進一道門的話，都是鞠躬如也。那就是說，每進一道門的時候，很恭敬，表示心理很恭敬，身體上就好像要鞠躬的那個樣子，鞠躬是代表恭敬的意思，心理存著一種恭敬心，入公門的時候，就像要鞠躬那個樣子，實際上沒有鞠躬，表示他心理那樣恭敬。「如不容」，公門，諸侯的門，天子的門當然不必說了，很高很大，諸侯的門，就是國君的門，也是很高，門既然很高，怎麼如不容呢，一個人的身體，別說到諸侯的門，就是普通人家的這個門，比如我們這個門、道場的門，我們身體，總不至於比這門還要高吧，如不容，不容就好像進這個門，這身體進不去。實際上是表示什麼呢，恭敬到了最恭敬的時候，身體一切都不敢隨便，所以身體如不容，如不容就是一切都不敢隨便，心理一切都是很恭敬。

所以孔安國的注解，「鞠躬如也，如不容」，他講斂身，斂是收斂，身體一恭敬的時候，就好像把自己身體收斂起來，收斂的意思就是不敢放肆、不敢放縱，行為一切不敢放縱，處處是很收斂自己。他到君主那裏去，就像要鞠躬，如同不容那樣恭敬。

「立不中門，行不履闕。」「中門」，國君的門有好幾道，有外門、有中門、有內門。比如外門來講，君主要接待外賓的時候，在外門要接待，前面講君主國有上擯、有承擯、有紹擯，外賓的國帶來有上介、承介、末介，介紹的介。比如說兩君在外門、在臺階上接待那一套禮完成之後，君主就先進門。先進門的時候，外賓也跟著要進門。跟著進門的話，這是講普通的大門，進到中門，立不中門的意思，就是君主那個中門，走到中門的時候，主人、君主先進去，叫外賓在門外稍微停頓一下，等候一下。為什麼呢，君主先到裏面，再看看裏面，裏面要接待外賓，應該怎麼樣的預備，這些事情國君要檢查一下，在古人注解裏面講，視、要視察一下，再看一看，然後再請外賓進去。外賓所站的中門，這是外國的君主，他懂得禮的話，他也不站在門的當中，他站在一邊。當然普通人、陪同他辦外交那些陪同來的人，都不可以站在中間。或者君主可以站在中間，陪同他來的人，不能站在中間。另外孔子接受魯君的命令要到國外去，去報聘、報答外國的邀請，到外國去辦外交的事情。他先到君主國、國君這邊來，他在中門的話，不站在門的當中。

古時候的中門，那裏是中門，門的兩邊是什麼，都有一定的制度的。我們現在一般舊禮教的家庭，它還有三個門，兩邊、還有中間的門。古時候的門不是這樣的，它有一道一道的門，前面這個門，再到中間來，再到後面裏面那個門，古今制度不同的。我們就拿現在禮節來講，以道場來說，我們到一個道場裏面去，不要直接從中間這個大門進來，從左右邊那個門進來，出去時候還從左右門出去。你要到那個舊禮教家庭，舊禮教家庭鹿港還有，臺中還有一些舊家庭、那些世家還有，其他各縣市也有，它不像古時候諸侯國君，一層一層的門，它就是對外開的三個門，那麼你到這個家庭裏去的時候，也不要從中間這個門進去，這是一個禮，這是立不中門。

為什麼呢，這個中門，古時候是國君進出的門，那個外國的國君，他也是君主，他可以從這個門進出，其他的普通客人，不能夠站在這個中門。就是前面講的，主人到裏面去檢查檢查，裏面是不是都預備好了，請客人在外面等一下。客人在外面等的這個門，不要站在門的當中，站在旁邊。

「行不履闕」，闕是什麼呢，闕是門限，普通講的門檻，在這裏講闕。它就是

說，你們各位到臺灣各地方，有些世家，那個門你看看，無論那個門，中間的也好，兩邊的也好，從地面上總有一條橫的木板，在那裏遮起來，遮起來的話，當然比地面高，那叫門檻。在內地有一些地方叫作門閘，門閘是什麼呢，就是用幾塊木板放在那裏，作內外的，在這裏叫門限，有所限制的。那個門檻、這裏叫閘。

你到主人家裏，只可以跨過那個閘。履閘，就是用這個腳踩在這個閘上面，照禮上面講，不能踩在閘上面。因為這個閘，它大概你這個步伐可以跨過去，高度只有那麼高，你要從那個閘上走上去，用一個腳踩在閘上面，一方面你腳底這個鞋子有些灰土，有灰就帶到那個閘上面去了，後面的人一過這個門檻的時候，古人穿的衣服都是長衣服、長袍，人家在後面跟上來，你那個鞋底的灰踩在那個閘上面，人家的衣服再掃過去，就把衣服弄髒了。

再則呢，我們到主人家裏，作客人的總是要謙虛，姿態、身體的姿態都要放低一點，你如果要踩在這個門檻上面，這雙腳一踩，身體就提高了，佛法很多的經文裏面，都有表法的，它這也是表法，你踩在那個閘上面，身體就自然提高了，表示

你這個人自高自大的，避免這些不禮貌的舉止，以及避免把這個闖染上灰塵了，所以行不履闕。行就是從外面進到門裏的時候，都要走路，都要行，進到門裏的時候，你不能履闕，不能用腳踩在門限上面，這是一種禮。

「過位，色，勃如也，足，躓如也，其言似不足者。」「過位」是什麼呢，古人注解，過是過君主的空位子，這裏包括到外國去，包括到朝廷裏面見國君，朝見國君。過位的時候，比如說，古時候君主有幾道門，君主早晨來視朝的，視朝在內朝，就是早晨，君主按那個時候制度，君主是太陽出來的時候，見到日色的時候，就是見到太陽出來的時候，君主來視朝，視就是來上朝。上朝為什麼叫視朝呢，在日出之前，天剛明的時候，那些朝廷的臣子，都要先到朝廷裏面來集合，君主現在還沒有來，臣子先到朝廷來集合，到了日出的時候，君主來視朝，這是內朝，叫作治朝，治就是政治的治。視朝以後，君主就到陸寢，陸是大陸的陸，陸當大字講；寢就是寢室的寢。陸寢就是君主在那裏視朝之後，看看那些上朝的臣子，有沒有重要的事情來報告君主，沒有重要事情的話，君主就退到陸寢去，那就處理一般的公

務了，其他的臣子也退出來，他們有他們辦公的一個場所。這個時候，從治朝到陸寢，到臣子一般的辦事的場所。君主的陸寢有陸寢的位子，再說，君主接待外賓的時候，那個中門，君主站在那裏，有他的位子的。在治朝，以及到了陸寢的這個朝廷裏面，君主有時候沒有在那裏，這就空位子。過這個位子的時候，不管君主在或是不在，包括臣子上朝的時候，君主還沒有在那裏，臣子也先向空位子、先要拜的，退朝的時候，君主不在的時候、空位子，這個空位子指的君主站在那個位子上，接待外賓，或者對臣子還禮的時候，有時候君主對臣子還禮，有時候君主直接就向上朝的臣子來作揖、來行禮。君主向臣子作揖、行禮的時候，站的那個位子也叫位子，這就很難考了。那麼就是只有根據古人講的，古人注解的話，過這個位子的時候，就是遇到君主在或是不在，就是君主不在，空位子在那裏，都要向那個空位子敬禮。不但臣子對君主的空位子要敬禮，就是君主出來的時候，經過臣子的那個位子，也要向大臣的那個位子行禮，這是過位。

孔子那個時候，「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孔子要經過君主的空位

子的時候，雖然君主還不在、不在那個位子上，但是孔子的臉色，經過那個空位子的時候，他面色就肅然起敬，嚴肅起來了，就如同君主在那個位子上一樣的，叫「色，勃如也。」「足」呢，走的路這個腳步，腳步是躡如也。「躡如也」，就是前面講翼如也，這個時候不能翼如也，既不能翼如也，也不能夠在那裏走得很慢，古人走得很慢的時候，就是走的方步，不能走方步，應該是，各位在道場裏面，有時候看唱香讚的時候，上香的時候，你看上去香走的路，這一個腳往前走的時候，腳跟不要離開地，就是平的往前推，腳跟跟腳跟平的往前推，前面那個腳走到前面，後面要跟上來，跟上來腳跟也不要離開地，這就一步一步往前走，這是躡如也，他是這樣腳步變得跟顏色一樣的，勃然、很肅靜。躡如也，雖是走路那樣的，可是不能太慢，稍微快一點，為什麼呢，走在君主的位子前面，你不能那樣慢，稍微快一點點往前走，叫躡如，一慢了，就表示這個人，你沒有看到君主，看到君主就很懈怠、傲慢的經過君主面前，躡如也是有這個意思，稍微快一點，不能太慢，也不能跑步那樣快，禮有一定度數的。「其言似不足者」，隨時有說話的時候，似不足者，如果有別人問他的話，他不能詳細的跟人家談話，好像很簡單的答復一兩句，因為這個時候

不是在說話的場所，所以言有不足的，不能夠詳細的講，這個是過位。

再呢攝齊，這個攝讀聶，攝齊、齊讀資，「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攝齊」這個齊是衣服的下面，穿的長袍，長袍有下面的衣服。從下面的臺階，一階一階的走到大堂裏面，升到堂裏面去，你這個長衣服，要把它提起來。提起來是有什麼作用，因為不提起來，一不小心衣服很容易把身體絆倒了，這是對於男子講的，上臺階可以用手把下面的衣服，稍微把它提起來，這樣上臺階比較方便，不會被長衫子把他絆倒。女子呢，那就不是了，古時候女子，女子不可以用手把衣服提起來，她怎麼呢，女子穿的當然也是長衣服、長袍，所以女子，你看京戲裏面，京戲裏面女子走路，前面那個腳走出去，後面的腳把那後面的衣服、那個裙子提起來，叫提裙子，她不用手提起來，她用一隻腳一隻腳的，這個腳走在前面，這隻腳就把後面裙子提起來，這個腳往前走，這邊又把裙子提起來，所以她有這個本領，她從小就要訓練的。京戲裏面演那個旦角、花旦都要懂得這個禮的。孔子在這裏，攝齊升堂，鞠躬如也，也是跟前面講，「鞠躬如也」，心理的恭敬就像鞠躬那個樣子。

「屏氣似不息者」，屏氣，屏氣是怎麼呢，我們普通人的呼吸，那是比較隨便，他在升堂既是像鞠躬如也，呼吸的時候很微細，微細到就像那個似不息者，他是閉起口來，不用口吸氣，完全用鼻孔呼吸。用鼻孔呼吸還不像平時那樣隨便，很微細的，吸氣也好，呼氣也好，都是非常很微細，微細到好像不息，好像沒有呼吸那麼微，那就是非常恭敬、非常小心，是升堂見國君的時候。

「出，降一等。」這個結束，已見國君出來了。降一等，出門之後，也還是一個臺階一個臺階下來。降到第一階的時候，好了，下了階梯了，「逞顏色，怡怡如也。」逞顏色，顏色不像以前那樣，去見君主的時候那樣嚴肅，這時候面色回復自然了，恢復平常了。怡怡如也，就是自然了，心理放輕鬆了。

「沒階」，沒階是到了平地，從走下第一階的時候，到走完所有臺階，到了平地的時候，這叫沒階。「趨進」，趨進就是比以前要快。「翼如也」，翼就是兩個手可以擺動了，我們普通人走路的時候，兩手前後的可以擺動，就是翼如也，也就是翔，翔就是鳥的翅膀，這個翔。人走路的時候，一前一後這個手，為什麼擺動呢，幫助

身體，幫這個走路比較快一點走。不然各位試試看，兩個手垂下來不動，那你走路的時候，這兩個腳，只靠兩個腳走路，比較吃力一點，兩個手擺動，就幫助腳走路行進比較快一點，比較輕鬆一點，翼如也。

「復其位，蹶如也。」這個復其位是什麼呢，古人注解，就是經過原來的位子，去見君的時候，或見君的空位。回來的時候，再經過君主原來那個位子，叫復其位，又是蹶如也，又是跟原來過位一樣的，肅然恭敬。

這一章是講孔子上朝的時候，包括孔子到國外去、報聘到外國，無論見本國的國君或到外國去，都是這樣的禮。下面又是一節。上面剛才講的這個，最主要的是孔子上朝，見本國的君主的那些禮節。

論語講要講記【鄉黨第十】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享禮，有容色。私覲，愉愉如也。

請各位找到《論語講要》四百一十頁。這一章是孔子奉國君的派遣，到外國去辦理外交，那時候叫聘問，聘問就是來代替國君，到國外去辦理外交上的，禮貌上的拜訪，是這一類的事情。那時候，既然奉國君的派遣，到外國去辦理這些事情，都要攜帶國君給他一種有信用的、那時候叫作信物，代表到國外去，讓國外的國君證明是他這個國家派來的，這個信物就是圭，圭是一種玉。代表國君，國君交給他一個玉，這個玉、這個圭是其中一種，還有好幾種的都可以代表國君。首先是在自己的國家，接受國君交給他這個圭，然後到了外國去，再把這個圭呈獻給外國的君主，作信用的一個禮物。

「執圭」，孔子是魯國人，是在魯國作臣子，魯君派他到外國去，他先到魯君這邊來，到這邊來接受魯君給他這個圭。交給他這個圭，他就接受了，在國君這一方面就授給他，把這個交給他。交給他之後，他就執在手裏面，叫執圭。執圭的時

候，各位看看這經文講，「鞠躬如也」，當他從國君那裏接到這個圭之後，執在手裏，身體非常恭敬，恭敬得就如同鞠躬那樣的，鞠躬那樣不能說真的鞠躬，叫如，下面有如這個字，如就是好像，好像鞠躬。那個圭執在手裏面，好像鞠躬那麼恭敬。「如不勝」，這個圭當然不會太重，因為恭敬，圭拿在手裏面好像很重，勝就是自己感覺力不勝任，好像拿不動的意思，這是他執圭恭敬的態度。

「上如揖，下如授。」「上如揖」，當他從國君那裏接到這個圭之後，這個圭拿在手裏向上，如揖，如同作揖那樣的。這個是什麼呢，圭拿到手裏，作揖，我們一般人作揖的時候，這個手要舉高起來，跟這個眉毛平行，古人不也說舉案齊眉嗎，這個就是作揖。兩個手要舉這個圭在手裏，跟這個眉毛這麼高，就是如揖，好像作揖那樣的。「下如授」，接受了以後，上如揖，就是他從國君那裏，剛剛接到手的時候，雙手捧著這個圭如揖，接過以後下來。下來還是如授，授就是國君正在把這個圭授給他的時候，他這個時候接到圭以後，接完下來的時候，還是那麼恭敬，如同正在接受國君授給他的時候，那樣的恭敬，叫作下如授。「勃如戰色」，勃如戰色也

是表示恭敬，非常謹慎。戰色是一種形容的意思，勃如是精神提振起來，又那樣恭敬，這種色就是他整體的態度，如同戰。戰是比如說作戰也是戰，一般人表示他最恭敬的時候，戰戰兢兢的那個戰也是這個戰，但是在這裏講，它既不是表示戰戰兢兢，也並不是說是作戰而恐懼，也不是那個意思，就拿這個戰色，十分恭敬謹慎這個意思。「足踏踏如有循」，他接到玉、這個圭之後就往後走。走的時候，「踏踏」，這個腳步不要很大步的走。「如有循」是什麼呢，走這個路線好像一直的那個路，循當順字講，順著一定的路線往後走。走這個踏踏的意思，好像這個腳一步一步的往前踏進去，踏的時候，腳後跟不要抬起來。比如說，右腳從地面上平平的往前推進去，推到前面去，那個右腳後跟沒有提起來，前腳站穩了，這個左腳跟、後面再往前推，左邊的腳跟也不抬起來，也是往前推，按照一定的路線這麼往前走，叫作踏踏，踏踏就是兩隻腳無論那一隻腳往前推的時候，腳跟都不抬起來的。

這個你也可以看到道場裏面上香，在唱香讚的時候，主持上香的人走的步伐相似，在上香的時候，那個步伐你注意看看，他也不快，一步一步往前推，相似，這

叫足踏踏如有循。這是在國君那裏面，接受國君授圭的時候，是這樣的恭敬。為什麼這樣恭敬呢，因為他接受國君交給他這個圭的時候，到外國去辦理外交的事物，這是替國家辦事情，這是重大的事情，要特別謹慎，要特別恭敬，是這個意思。

「享禮」，這是到外國了，享就是一到外國，這叫聘問，聘問到了外國，正式的舉行聘問的這個禮。這個聘問的禮，古時候跟現在不同。現在到外國去報聘，或是外國到我們這裏來聘問，它有它現在外交的禮節。古時候當然跟現在不相同的，我們在這裏，只學外交這個禮、一個原則就是了，學的就像孔子自從接受國君授給他的圭，一直到外國舉行聘問禮，以至於享禮，每一個階段都要恭敬、都要謹慎，因為你到外國去，你是代表國家的國君，到外國要特別慎重，不要失了禮，這還是一層。再呢，在古時候跟我們現在有一點不相同的。現在到國外，或者外國到我們這個國家來，既然是聘問，來的話都是很客氣的招待，古時候有時候情況不大一樣，你作了這個使臣，到那個國家，那國家它不一定是用很客氣這個禮來招待你，它首先要提出幾個那些奇奇怪怪，讓你很難答復的那些問題來考驗你。比如說晏子到了

楚國去，他遇到很多事情問他。你作使臣的話，遇到這種情況，你要答復得很得體，進一步的要把對方能夠懾服住，不要自己受人家用那種不好的態度，把你懾服了，你要懾服人家，在古時候有這些情形，這個都要謹慎的。

這個享禮是什麼呢，到了外國去，要舉行朝聘。當然剛才講的那個情況有，也不是普遍，也有兩者都是善意的招待，也有。正式的朝聘，行重大的外交禮來接待。在朝聘之後，就舉行享禮，比如說孔子在魯國，國君就叫他帶著多少的禮物去，那時候禮物也有規矩的，應該送那些禮物，不是隨便送的，這是在朝聘之後舉行享禮，享禮就是呈獻那些禮物的。呈獻禮物那個態度、言辭，當然把這個禮物送上去，不能說一句話也不說，總得說一些外交上的客氣話，再呢，就是態度要莊重，萬一人家要問的，你能夠答復出來，所以到外國舉行享禮，呈獻禮物的時候，「有容色」，容色包括身體、手足都有一定的禮，所以到外國作外交工作的時候，一舉手一投足，身體更是要莊重。有容色，就包含這麼多，身體方面除了從上到下整個身軀之外，色是面色，面色也要莊重，不能說沒講話就嘻笑發出來了，這個很失禮的。不但在

外國要莊重，不能隨便笑，就是在自己的國家對國君、對於比自己年紀長的人、是自己長輩，你也不能隨便嘻皮笑臉，這就是有失恭敬。所以有容色，身體、手足、面貌，那都是要莊重。那跟現在人又不一樣，現在人見了面先說些笑話，或是唱一首歌，這都是現在的風氣，古時候不這樣。

「私覲，愉愉如也。」覲當見字講，見面了，就是會面的意思。聘禮、享禮都是正式的，舉行完了以後，跟私人之間互相見面，比如孔子到外國去，前面兩種正式的這個禮節舉行完了，然後孔子跟外國那些朝廷的臣子，私下見面的時候，愉愉如也。這時候不必像那樣的莊重，那種恭敬，恭敬還是要恭敬，神情態度不要那麼嚴肅了，就輕鬆一點點，很輕鬆的叫愉愉如也，很愉快，心情、身心都是放鬆了。

這個私覲在這裏講，孔子他是代表魯國的國家，代表魯國的君主到外國去，可以跟外國的那些臣子私人見面，這是許可的。如果不是如此，古時候，凡是在朝廷裏面，尤其是大夫的官位，不准許自己擅自到外國去，跟人家有私交，如果這種情形叫私通外國，那要犯罪的。在這裏私覲，他是代表魯國的國家去辦理外交，這個

在正式的禮節完了以後，私人見面，這個可以，就愉愉如也。

這是講孔子到外國辦外交，在前面那一段，那一段古人注解，有兩種講法。按照劉寶楠的《論語正義》，他主張那也是辦理外交，入公門，也是辦外交的。另外一種注解，那是在國內，孔子在魯國上朝。所以兩種講法不同，從上一段經文看，作兩種解釋都可以。

作兩種解釋就在過位這一方面，如果說是作外交，比如說孔子幫助魯君接待外賓，那個講過位的時候，這個過位是外賓來了，魯君在中廷，不是在朝廷裏面，朝廷外面，朝廷有好幾層的建築物，接待外賓的時候，有左右兩道門，中間是君主接待外賓那些傳對辭令之後，君主先站在中廷裏面料理一番，讓外賓站在外面稍等一下，等到外賓進來的時候，君主、自己國家君主在那中廷裏面那個位子上，答謝外賓這個禮的，君主站在那個位子，叫作君主的位子。所以過位，送外賓完了，再過那個位子，是指那個位子。

如果要純粹是在自己國家上朝的時候，君主的位子也不只一種，他有陸寢的、

有治朝的，有好幾種，每一個、像陸寢這一類的，好幾道門裏面都有君主的位子。君主那個位子，君主在，固然要向君主敬禮，君主不在，那個空位，臣子經過也要行禮的，所以那一節，作兩種講法都可以，就是過位的情況不相同。

○君子不以紺緹飾，紅紫不以為褻服。當暑，袵絺綌，必表而出之。緇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褻裘長，短右袂。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狐貉之厚以居。去喪，無所不佩。非帷裳，必殺之。羔裘玄冠，不以弔。吉月，必朝服而朝。

現在看四百一十一頁。「君子不以紺緹飾」，「君子」在這裏就是指的孔子，不以紺緹飾，在這一段裏面，就是講孔子穿衣服，指衣冠這一方面的事情。「不以紺緹飾」，紺是什麼呢，是衣服用深青色，深青色這個當中還含有赤色，赤色是比這紅色還要深一點，有赤色當中，外面再加上深青色。根據古人的注解，在《說文解字》裏面講，這個紺色是叫絳色。絳色是一種深青色，接近黑色，那叫絳色，這是講紺。緹是什麼呢，緹也是深青色，很深的青色，帶有微微的黑色。《說文解字》裏面，紺色是比較淺一點，也接近黑的，但是它裏面有赤色，緹這個深青之中，帶有一點點的黑色，這兩種稍微有一點不同。所以有這個不同，在古時候染這個布料，第一次染這種顏色比較淺一點，第二次染就深一點。染色的時候，一次一次染，不

只一次的，所以染到很多次就成了紺色，成了緌色。這兩者都有點跟黑色很相近，但不是黑色，這是先看這兩個顏色。

再看這個飾，飾是一種裝飾。怎麼個裝飾呢，古時候衣服領子、袖子，作好了以後，那個邊緣還用另外一種顏色的布，邊緣把它叫作緣邊，俗話叫作滾邊，領口、袖口旁邊另外的有一種顏色，把它繡起來，作一個裝飾，這叫飾。

這個飾在這裏，講到孔子不以紺緌飾，紺緌這兩種顏色，很深的那個青色，都接近黑色。古時候穿這個衣服，作為祭祀、祭服來用的。因為作祭祀用的衣服，或者是喪祭，或是一般的祭祀，用紺緌這兩種顏色作的衣服，因此穿用這兩種顏色作衣服、袖口作邊緣裝飾的話，看起來好像去參加喪祭，參加祭祀，因此孔子不拿這兩種顏色來作衣服的邊緣。

前面一句除了祭祀衣服和喪祭的衣服，平常就避免不要穿，為什麼呢，平常穿這衣服就表示不恭敬，祭祀穿這衣服要參加祭祀，參加喪祭那種大禮，穿這個特別製成的衣服，表示恭敬，拿這個衣服平常穿，就是對於祭祀那個禮不恭敬的意思。

不但如此，平常祭祀用的、盛載祭品的那些器具，只有在祭祀的時候用，平常在家裏用的話，你也不能用那個器具作一般的用具。例如我們供佛的花瓶，用來供佛的話，只在佛前用，你不能說，在這裏供了佛，這個花瓶又拿回自己在家裏用，插花又用了，這都不恭敬，它這有很多道理在當中。

第二句，「紅紫不以為褻服」，「褻服」是在家裏平常穿的衣服，本來這個褻服是指這個內衣，穿的貼身內衣來講。那個內衣古人的注解，褻服是私居服，私人在家裏，日常所穿的、在家裏穿的衣服，就等於現在一般在家裏選的休閒服這一類的，在這裏叫私居服，居是居家，不到外面去，就是在家裏便服。孔子在家裏穿這個便服，那叫褻服，不用紅色的，也不用紫色作這個褻服。

這個古人注解有不同的講法，《論語集解》裏面《皇侃疏》，還有朱子的注解，都認為紅色、紫色不是正色，叫作閒色。什麼是正色呢，青黃赤白黑，它按照五方，就是東西南北中，青黃赤白黑，這個五方有正色。那個紅色跟這個赤色不同的，赤色比紅色要深一層。紅色，不是赤色那樣的顏色，它就是一種閒色，除了紅色以外

還有其他的顏色，兩種顏色調在一起叫作閒色。還有紫色，紫色也是一種閒色，這都不是正色。這是皇侃、朱子他們這個講法，因為不是正色，所以孔子不用這個來作居在家裏平常的衣服，不用這個。再照王肅的注解，褻服是私人自己家裏日常所穿的衣服，不是在外面公共場合裏面正式的禮服，而且這個色都不正的，因此不要穿，這是他們有這幾種講法。所以孔子不用紅紫，就是說紅紫不是正色，在家裏都不穿，其餘那個正式的當然也要講究，家常就是穿便服，到外面正式的衣服，他另外又要根據規矩來穿的。

下面講「當暑，衿絺綌，必表而出之。」「當暑」就在夏天、暑際，夏天穿的衣服跟冬天當然不同的。尤其是在內地，春夏秋冬四季分得比較清楚。春天穿的雙層的，叫袂衣；夏天穿的單衣，秋天跟春天，春秋兩季穿袂的、雙層的衣服，到了冬天那就是一般穿棉衣，家裏經濟狀況好的話，那穿皮衣。孔子在夏天、暑際，叫當暑，在暑際的時候。「衿絺綌」，穿的這個衿，衿這個字就是單層的，比如我們穿的這個衣服，這是單的，那叫衿。絺綌是葛作的，葛是有一種纖維，那是植物，把

它製作得像麻繩子、麻線這一類的。絺綌，絺，那個葛把它製得很細的，用那種細的作成的布，叫作絺。還有綌，綌都是那個葛作的，比較粗一點，比那個絺稍微粗一點。兩者整體說起來，都是很細的葛布製成的，製成單的衣服。衫絺綌，就是葛的纖維製成的布，用這個布作單的衣服，不是雙層的。這個布很細的，在家裏穿是可以。要到外面，走出家門，「必表而出之」，表是在外面加一層衣服，因為這個衣服單層的，而且很細，很容易看見身體，所以要到外面去，外面再表，表就是再加一層外面的衣服，而出之，就是出外的時候。

「緇衣羔裘，素衣麀裘，黃衣狐裘」，這幾種裘那就是用野獸的皮作成的。「緇衣羔裘」，羔裘就是穿的皮衣服不只一種的，就是冬天穿的，冬天穿的話，還是家裏有財富的人，或者是在朝廷裏作官的人，就是富貴的人家，才可以穿這個皮衣。冬天穿這個皮衣，顏色不只一種，緇衣羔裘，羔是羔羊，由羔羊的皮作成的裘。羔羊那個羊有一種黑色的羊，黑色的羊那個皮作成的叫緇衣。緇也是一種黑色的，那裏面羔羊的皮，那毛是黑色的。它那個皮衣怎麼作法子呢，跟我們現在有一些不相

同的。現在，你看前些時候，有的那些女子穿皮草，皮草就是把獸的皮拿來作成衣服，那個毛朝外面。古人這個皮衣，毛長在皮上面，那個毛朝裏面。那個皮一邊是毛，一邊是皮，那個皮外面用布，或者用好的絲織品，把外面、把它皮的那一面，用這個絲織品把它鋪起來，作在那個皮上面。那個絲織品對著外面，毛對著裏面，它是這麼作的。那個毛是黑色的，對外面那種布料顏色，也是要跟裏面的毛色是一致的，叫緇衣羔裘。「素衣麕裘」，素衣是一種白色的，白色的麕裘，找白色的毛那就很難找，有是有，不容易找，那很可貴的，素衣麕裘。「黃衣狐裘」，狐是狐，狐有黃色的狐，如果黃色的狐、那個毛是黃色的，作在外面的衣服，也是要黃色的，表裏一致。裏面那個顏色毛色是黃的，外面的衣服的顏色也是要黃。那個素衣是白的，麕裘那個毛白的，外面的衣服也是用素的、用白的。古人穿衣服處處都有含意的，表裏如一的。

「褻裘長，短右袂」，「褻裘」，這是講冬天穿的這個裘，冬天穿的叫作褻裘，就是日常在家裏穿的便服，這個作長一點，為什麼要作長一點呢，那個袖子，各位

看那個京戲你就知道了，京戲無論是那一種角色，他的衣服都是很長的，兩個袖子都是很長的。為什麼衣服袖子要長呢，古人這個手不要隨便讓人家看到，不要露出來，因此這袖子要作長一點。那要問，你袖子不作長，戴手套不可以嗎，古人不戴手套，他就用袖子、長袖把手蓋起來，他有這個意思。「短右袂」，或是右邊這個袖子要短一點，為什麼短一點呢，在家裏一則有時候要作家事，再則，要見到長輩，表示這右手隨時都伺候長輩的，替長輩作事情，所以右邊的袖子要短一點。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長是長短的長，有多麼長的，一身有半，這個有讀又。我們雪公老師講，他小時候在家讀，不讀常，讀帳，長一身有半。長一身有半就是丈量的意思，作這個寢衣，「寢衣」，古人注解，就是小被子。除了被子以外，還有其他的用具，比如說桌巾，或是蓋在家裏的用具上面那個都叫作衣，蓋在座墊上面也叫作衣，古人沒有椅子，但是有小桌子，蓋在桌子上面，那也叫作衣。這裏講的，古人注解這個寢衣，就當蓋的被服、叫被子用的，這個被子叫作寢衣，就是蓋在身上那種被子。多麼長呢，這個長，雪公老師小時候在家念丈，丈就是你作這

個被子的時候，你要丈量一下，拿什麼丈量呢，拿人的身體作一個準則。人的身體有多長，剛剛照身體那麼長是不夠的，還加一半。比如說一個人的身體，或是一公尺七、或者是一公尺八，那不一定，或是一公尺六，這個長短不一樣的。好算一點，就算一公尺五，一公尺五再加一半。一公尺五加一半多少，一半就是七十五，一公尺五就是一百五十公分，再加七十五公分，二二五，就這麼長。為什麼要這麼長呢，冬天那個被子蓋起來，尤其是在內地，腳那邊要把它摺起來，使這個寒氣進不來了，它有這個講究的。所以長一身有半，這個有當又字講，再加上一半。

「狐貉之厚以居」，狐貉這兩種野獸，狐是狐，貉是貉，之厚，就用這兩種獸的皮，以居，居是座位，用這兩種獸皮，作成一個可以鋪在座位上面以居。這兩種獸皮叫厚是什麼呢，就是這個獸皮、這兩種獸，狐也好，貉也好，牠們這兩種獸的毛長得比較長，長得密一點，這就是冬天拿這個來放在座位上，又暖又厚，所以拿這來以居，以居是放在座位上當坐具來用的。

這是講孔子穿的衣服和在家裏的用具，孔子在魯國作過大夫，他的官位是有大

夫職位那麼高，當然這些皮衣都可以作的。但是狐貉的皮，用來鋪在座位上，可不是孔子自己坐的，他是拿來招待客人，招待賓客的。這個我們現在一般人家也會這樣講究，在臺灣當然不需要狐貉這個皮來作座位，臺灣天氣暖和不需要。但是招待客人來坐的話，客人的座位也要把它製作好一點，這待客人是比較恭敬，所以孔子拿這個來鋪在座位上，來招待客人用的。

「去喪，無所不佩。」去喪，照孔安國的注解，去當除的意思，比如說父母之喪，父母去世了，孝子在守喪的期間，身上戴的這些玉珮這一類的，都不許可。玉在古時候，男子都要攜帶這個玉，玉是溫潤的，表示戴玉的人，他的性情溫和，像玉那樣給人家一種溫和而又潤色的，讓人有那種感受。再說，這個玉戴在身上都是很吉祥的，無論到那裏，你玉佩在身上是很吉祥的一種表示。既是玉戴在身上，時時叫這個男子看看，玉給人家這樣好的印象，我待人接物的時候，也要像玉這樣，讓人感受像孔子那樣溫良恭儉讓，叫人家跟你一接觸的時候，就感受一種很溫良、溫和，這個不必待人家要求，自己看看戴在身上這個玉，自己在脩養方面，時時就

可以來看看自己，時時可以自己反省，它有這些用意當在當中。

再說，女子一般戴的玉環，玉作的那個環，多半戴在手腕上面，或者戴在手指上面。為什麼呢，戴這個也跟男子一樣，養成自己性情溫和，不能生氣。一生氣的時候，那身體就中醫講的精、氣、神，一生氣的話，身體內的精氣神，它就不規則的發展。尤其女子在懷孕的時候，不能隨便生氣，一生氣就影響胎兒，古人講教兒女，從那開始教，從懷孕的時候就要教。所以女子戴的這個玉環、玉戒指，就要時時提醒自己：不能隨便發脾氣，男子也是這樣，所以古人要戴玉。在父母之喪的時候，守喪期間不能戴玉器，其它一切的裝飾物都不可以戴。要到什麼時候呢，服喪期已滿的時候，就是除掉喪服的時候叫去喪，經典釋文裏面去讀取，去喪。去喪就是喪期除掉了，喪期滿了，這個時候可以佩戴玉器了。

佩戴玉器，因為有這些作用，無論是男子、女子，玉器戴在身上，隨時提醒自己，脩養自己溫和這種美德。所以《禮記》〈玉藻〉裏就講「君子無故，玉不去身」，一個君子講究脩養，尤其是脩道的人，他必須要戴著玉，無故，沒有其他重大的事

故，有故什麼呢，有故那就是在父母之喪的時候，那就不能戴了。除了這個以外，那個玉不去身，為什麼不去身，以玉來脩養自己的品德，它有這些含意。所以這裏講，去喪，無所不佩，喪期、守喪滿了，其它一切的飾物都可以佩戴。

下面講「非帷裳，必殺之。」帷裳，帷裳是這個衣服，古人講衣服、衣裳，上衣下裳。帷裳是在下半身這一部分。古人穿那個長袍，帷裳是什麼呢，帷裳這裏古人注解，上朝廷的時候，或者參加祭祀的時候，穿的那個禮服，那個禮服下面這個裳叫帷裳。這裏講「非帷裳」，非帷裳就不是上朝穿的衣服，也不是參加祭祀穿的。那個禮服，是其餘的一般穿著的那個衣服。這種日常所穿的這個衣服，「必殺之」。必殺之是什麼呢，殺是縫，把衣服那個邊幅，殺是縫得很齊的，不像禮服那麼寬大，稍微合乎身體，稍微減少一點邊幅，這是殺之，這些時候居家常常穿著的衣服。為什麼要記載這一條呢，古人穿的衣服有一定的制度，禮服有多麼長，按照自己身體穿的，多麼長，寬度有多少，有一定的。家裏日常穿的衣服，不是那個禮服就稍微縮小一點，合乎身體穿，方便就好，叫作殺之。

「羔裘玄冠，不以弔。」羔裘玄冠，羔是羔羊，用羔羊的皮毛作的羔裘、玄冠。為什麼不用那個帽子去弔喪，因為喪事要用白色的，要素的。羔裘玄冠這是吉，參加有吉利的事情，古時的禮吉凶軍賓嘉，喪禮那是凶事。參加祭祀的時候，那是吉祥的吉，祭則得福。參加祭祀，參加各種祭禮，可以得吉利的那種冠不要去弔喪，這表示吉凶這兩種禮節要分得清楚。分清楚的時候，在衣冠這一方面就要講究了，就要分別了。不能夠說，穿著去參加祭祀的那個冠，去弔喪，那就不對了。

反過來講，參加弔喪戴的那個冠，也不能參加喜事或祭禮的場合，也不可以，都必須分清楚。這就是在什麼場合，行什麼樣的禮，衣冠都要配合。衣冠都要配合，參加這些禮的人，心理當然要配合。怎麼配合法子，去弔喪，不能說是見了喪家，對著喪家有說有笑的。總要對於喪家，喪家的每一個人，尤其是孝子，總要說些安慰的話，表示同情。古人的話，到朋友家裏，遇到朋友父母之喪的時候，他自然流露出來，他見了朋友他就會跟朋友一起哭泣，他心理自然就顯露出同情。除了對喪家表示同情以外，去弔喪的人，跟弔喪的人，彼此也不能夠有談笑那些表現，彼此

見了面都有一種很嚴肅的，都是表示對於喪家一種哀傷、一種同情的心理。這就是在衣冠這一方面，配合自己的心理，一致的。

這就固有文化來講，《中庸》裏面講誠，「誠者，天之道也」，天之道是講人的本性自然就是誠的。誠之者，人之道也。我們凡夫眾生雖然本性就是誠的，但是後來我們被一念不覺起了無明，無明煩惱把那個誠就掩蓋了，所以要誠之者，我們要學誠。學誠在那誠、在那裏學，參加各種的禮，在任何場合就是這樣學。日常對待任何人、對待家裏的人，對待外面的人，甚至於自己的一舉一動，都要學誠。不能說在眾人面前我表現得很好，很有脩養。不在眾人面前，我一個人單獨在家裏的時候，那可以放肆了，可以一切都不管了。尤其是想著損人利己的事情，以為任何人都看不到，但起這個念頭是不行的。真正講學誠，君子慎獨的時候，什麼叫慎獨，就是單獨一個人在家裏，甚至於無論在任何場合，自己起心動念的時候，這就是獨，誰看到你的念頭。雖然你起的念頭別人看不到，但是誠不誠自己知道，學誠就是在起心動念處自己來學。他這裏是配合衣冠，想想我穿的這衣冠，到什麼場合，我的

心理就要跟那個場合完全相合。

「吉月，必朝服而朝。」吉月就是正月，孔子那個時候，雖然是已經辭了魯國的官位、不作了，但是在正月初一的時候，他還把這個朝服、禮服穿起來，來朝拜。這表示孔子不在位的時候，他還是按照禮的規矩，不要忘記，還照這個規矩來行禮的，這就是誠。

這一章是講孔子上朝的時候、自己在家裏的時候、參加各種禮節的時候，在衣冠上一切都要合乎禮。合乎禮就是聖人的一舉一動，都是從本性裏面、理性上面用出來，這樣用出來，他教化一般人，就教一般人也能這樣學。

○齊，必有明衣，布。齊必變食，居必遷坐。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饅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不多食。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食不語，寢不言。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席不正，不坐。

請各位找到《論語講要》四百一十七頁，這一頁的經文比較長一點，從「齊，必有明衣，布。」到最後「席不正，不坐。」這個都是這一段，這一段的經文就是講，孔夫子飲食這方面的一些禮節，我們就一小段一小段的來研讀。

「齊，必有明衣，布。」先看這一小段。這個「齊」字就是齋字，齋就是在祭祀之前要齋戒沐浴。齋戒沐浴在古時候很注重的，在祭祀前幾天就要齋戒沐浴。這裏講「必有明衣」是什麼呢，明衣按照鄭康成的注解，就是親身衣，親就是最親近

的親字，親身衣就是最貼身的衣服，我們現在穿的內衣，這就是親身衣。在這裏講明衣是什麼呢，就在沐浴之後，沐浴這兩個字，沐是洗頭的，叫沐；浴，是洗身體、洗澡的；包括洗頭與洗身體，合起來講叫沐浴。在沐浴之後，從浴池裏面出來的時候，要用一塊乾布把身體裹起來，這就是明衣。在內地有很多公共的澡堂，就是公共浴池裏面，洗澡出來的時候，也是用乾的毛巾把身體裹起來。在私人家裏洗澡出來，也是如此。為什麼呢，一方面洗完澡以後，當然用洗澡的毛巾把這個水擦乾了，這還不夠，出來的時候，還要用乾布把身體包起來。一則使沒有擦乾的水分，用這乾布再把它擦得更乾一點；再呢，更重要的就是說，從澡池裏出來，雖然在家裏，身體也不能夠露出來，所以一定要用明衣。這個明衣，為什麼叫明衣，這個衣服很清潔的，是用很清潔的乾布圍在身體上面。必有明衣，這個明衣是什麼作的呢，布料作的。因此，開頭講這一句是講齋戒的時候，祭祀之前一定有齋戒沐浴，既是有沐浴，就要有明衣，布，用這些保持身體很清潔。

後面接著就講，「齊必變食，居必遷坐。」在齋戒的時候，必然要變食，居，

在齋戒時候要遷坐。這兩句話根據古人注解，變食就是變更平常的飲食。遷坐這個坐就是當居字講，居家的那個居。居必遷坐是講處在家裏，在齋戒的時候一定另外要選一個地方。

先講「齊必變食」，變食就是這個時候跟平常的飲食不相同，應該要變一變、要改變。所以漢儒的注解，他舉例子說，變食，比如說在齋戒的時候，不能夠飲酒，不能夠吃肉、畜生這個肉食，等於齋戒時候不能吃這個。這是漢儒的注解，到後來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見。他說這裏是講齊必變食，不能夠飲酒食肉，後面、同樣在這一節裏面，有講到惟酒無量，有肉雖多，這都是飲酒吃肉。一個是講不飲酒、不吃肉，一個提出不同的意見，就在這一節裏面就有有肉有酒。主張前一說的人，就是把前面這個齊必變食，居必遷坐，這兩句話算成另外的一章，後面又是另外的一章，不是同時候，這種講法也可以這麼說。再說，主張在齋戒的時候可以飲酒食肉的，根據《論語》裏面，以及孔子平常的飲食，在祭祀的時候、祭宗廟，也用太牢這一類，從這裏看，祭祀的時候，也可以有酒有肉。有兩種不同的講法。但是這很難考

了，我們現在只能把這個不同的講法，都同時介紹出來。

「居必遷坐」，所謂這個遷坐，坐就是當居住的講。比如說過去從天子到一般人，平常所居的是自己的房間、寢室，這個寢室叫作燕寢，那就是自己私人的寢室裏面，叫作燕寢，私人房子裏面。要到祭祀的時候，或者有重大疾病的時候，就拿皇帝來講，作天子來講，他不能到燕寢裏面，要到路寢。路寢是在自己寢室外面，私人寢室外面。那路寢是天子正式辦公的地方、那個朝廷裏面，移居在那裏。那個路寢就是大路的路，路寢當正字講，正寢。一般普通人他沒有路寢，它叫正寢，古時候家裏不管是怎麼樣的普通人，他都有一個堂、廳堂，那叫作正寢。廳堂我們現在好像看不出來，就是在會客室的地方，古時候在正式廳堂裏面都是接見客人，那是正式的堂屋。在祭祀的時候或有疾病的時候，他就不能居住在自己私人的房間裏面，他就要住在那個正寢。

正寢，比如說，一般往生的人，就是壽終正寢，為什麼有疾病的時候，不在自己房間裏面，要到正寢裏面，就在正寢裏面壽終，這是男子。女子不同，女子要壽

終內寢，內寢就是在自己房子裏面。而在祭祀的時候，就是要正寢。為什麼祭祀的時候，在正寢。因為在祭祀、齋戒的時候，身心都要清潔，吃的飲食，比如說前面主張，飲食不能吃葷、喝酒，這也有道理。你在祭祀之前，又喝酒又吃葷的，那一身污濁的一種氣分，怎麼能夠感召鬼神來享受這祭祀呢。所以主張祭祀、齋戒不飲酒、不吃肉是有它的道理。就這個居住來講，遷坐，遷坐就是平常自己私人房間裏面，一般都是夫妻、結了婚的時候，夫妻同一個房子裏面，同居一個寢室。在祭祀的時候，要遷出來。為什麼遷出來，夫妻不能同房了，這才保持身體、心理很清淨，清淨才是能夠感應鬼神來享受這祭祀的，它這個有這些作用。因此，在齋戒的時候，飲食不應該跟普通那樣的，要變更。居住的時候，也不能在自己房間裏面，夫妻不能同一個寢室，要變更一個場所，要遷坐。

下面講「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這兩個本來是厭字，厭字讀平聲讀厭字，讀厭字是吃飽、滿足叫作厭。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這是講到孔子飲食，在吃的方面。要知道孔子那個時候，距離現在時間很久了，那個時候的飲食起居的習慣，跟我們

現在有很多不同了，我們只能夠按照這個經文，講一個原則就可以。比如說前面講齋戒的時候要遷居，居必遷坐，我們現在一般人，你說那有登堂入室那個大堂、堂屋，沒有了。根據經裏面所講這個原則，那就是在祭祀的時候，就單獨的遷居在另一個房間，不能夠夫妻同房就是了，懂得這原則就好。

這裏講「食不厭精，膾不厭細」也是如此。精是飯這一類的，精是很精細的。為什麼不厭精，比如說那個五穀、或者是稻米。就拿稻米來講吧，把它碾得很精的，外面粗的糠當然不能要，外面的米殼去了以後，裏面還有那個米皮；講究的，再把米皮也把它碾掉，碾得很精的純粹白米出來了，那就很精，其它的穀類也是這個原則。但是孔子不注重這個，厭字當吃飽的意思講，那就是說不必講究一定要很精細的米飯，他才能吃得飽，雖然很粗糙的，照樣可以吃的，不選擇，不必一定要選擇很精細的米飯。膾不厭細，膾是肉類的，這個也不必講求那樣很好的、很精細的那種肉類。同樣這個肉類有好的、有不好的，他不厭細，不在乎是精的、是粗的，不注重。再粗的飲食，再不好的那種膾，他也照樣可以吃得飽。就是食不厭精，膾不

厭細這兩句話。

再下面說，「食饅而餲，魚餛而肉敗不食」這兩句話。食就是飯食，指的主食。饅和餲這兩種，還有魚餛而肉敗，看起來好像食饅、餲是兩種，魚餛、肉敗又是兩種，這四樁事情。實際上照這文法來看，是兩樁事情。一個是食，一是魚這兩種。

這個食饅，饅是壞了，餲也是；一個是講氣味方面，一個是味道方面。饅是那一個氣、聞到那個氣，變得不好，餲呢，那個味道也變了，這是講食，這食讀飼、飯食的食。魚是餛而肉敗，魚餛，餛敗，這個肉就是指魚那個肉，腐爛了，那個魚剛剛從水裏捕來的時候，那個魚很新鮮的，過一個時候，那魚死了之後，那個魚身體就腐爛了，就魚餛，餛就是身體、這個魚的肉沒有那麼飽滿，敗了就是爛了。像這一類的食物，孔子不吃了。為什麼不吃呢，這個食物不新鮮的時候，比如說，五穀類的這個食物，它的氣、氣就是聞一聞，不同了。比如說拿這煮的飯來講，剛剛煮熟的飯，聞的那種氣息是正常的。過一個時候，尤其天氣熱的時候，在外面保存過一天之後，那個氣一聞就不同了，與那剛剛煮熟飯的氣比較，那就有一些變化。餲

是味道變了，到了味道變的話，那就更不行了，尤其很多那些食物，等到味變的話，吃下去就容易中毒的，有很多毒素、變壞了，那個再吃下去，身體會受傷害的。魚這一類的也是這樣，魚是代表還有其他的肉類，要是腐爛的話，吃了以後更壞。那個植物、五穀還好一點，氣變了一下，味道沒有變的話，勉強還可以吃，假如五穀味道變了也不行的、也不能吃，比如說有的豆類壞了，吃下去也不行。在肉類或像魚這一類的話，那一腐爛的話，必然它有毒素在裏面，所以這些東西不能夠吃。

所以在這裏面講的，孔子他對於飲食這上面很注意的，合乎現代人所講的飲食衛生。我們不要認為這東西還可以吃，不吃把它丟掉的話，可惜。但是要求自己衡量一下，把這個吃下去，會把肚子吃壞了，比較把這東西不吃下去，把它拋棄掉，這兩者選擇一下，寧願要保持自己身體不要中毒，吃了壞東西中毒，那就麻煩了。所以最好的辦法，吃的東西不要放得太久，無論煮的五穀、這個飯也好，作這個菜蔬也好，作的當時就吃掉，不要留得很多到後來，保存不好，它難免先氣味有變化，再一種味道又變化，到那個時候，認為可惜，可惜也沒有辦法，也不能不放棄掉了。

「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這一般看起來，孔子這樣講究，這個不吃，那也不吃，但是我們要拿飲食衛生這個觀點來看，這些東西是不能夠吃的。講「色惡」，色惡是那個吃的東西顏色變了，變壞了。五穀煮的飯也好，你看顏色變了，這叫色惡。在水果這方面的話，水果剛從樹上摘下來，它顏色不同的，過一個時候，外面的顏色也變了。比如說那個荔枝，一從樹上摘下來，經過一天色就變了，再過一天，味道就變了。色變、味變那就不能吃了，古時候沒有冷藏，我們現在有冰箱還可以保持一下。這個色惡就是吃的食物，顏色變惡劣了，變壞了。比如說吃的花生，生的花生你放久了，那顏色也變了，煮熟了之後，沒有趕快吃的話，過一個時候，顏色也變了，等到顏色有變的話，它裏面那種毒素，它就會長出來、生出來，這吃下去就身體不好。

「臭惡不食」，臭惡是什麼呢，那個食物不是煮得腐臭了，它是因為在煮的時候，烹調的時候，沒有烹調得好。怎麼說沒有烹調得好呢，古人講烹調的飲食，無論煮飯、無論炒菜，都有一定的火候，煮飯煮不熟，那當然吃不得的，煮熟了以後

再繼續煮，那就過了。所以懂得烹調的這個道理，古時候就是用柴火燒、叫火候，現在煮飯都是用電鍋，雖然用電鍋也知道，你煮多少米飯，電鍋外面放多少水，能夠煮得好久，不能過，要恰到好處，這就煮熟了。那個菜也是，要把它煮熟了，沒煮熟也不行。沒煮熟，要知道古人發明用火來煮飯、煮菜，為什麼呢，植物也好、動物也好，這些肉、這些植物，不能夠生吃的，生吃的這個當中都有一些細菌、毒素在當中，吃下去有問題，必得要煮熟了。但是煮的時候，不能太過，過了之後，又把這個食物裏面，能夠給人的養分也破壞掉了，這就是講中道。儒家的學問，處處都講中道，恰到好處這就是中道。所以這個臭惡就是煮的食物，也不能夠沒有煮熟，也不能夠太過熟了，這是臭惡這一方面。

還有「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失飪也是，失就是烹調過程不適當，孔安國的注解，所謂失飪，「失生熟之節也」，生就是還沒煮得熟，叫生的；熟就是煮熟了；失掉生熟之節，節就是有個節制，沒有節制的，或者是沒有煮熟叫生的，或者煮熟了、煮得太過了，這叫作失飪，飪就是烹飪。烹飪就是要烹得恰到好處，這叫時，

沒有恰到好處就叫作失飪。一般食物要講究顏色和氣味，比如煮飯煮熟了，一股飯聞得很香的那種氣、味道，剛剛煮熟的飯，那味道吃在口裏面，跟放了一個時候的味道就不同的。

雪公過去說一般人講究色、香、味，他老人家說，我加兩條，色、香、味、觸、法。觸是吃在口裏面的感觸，一般人現在講口感，實際上，現在講口感不如過去口味好，口味是講究食物的味道，深入的了解，口感只在口裏吃一個直接的感受，那個很淺薄的。口感就是叫觸，口裏面舌就能嘗味道的，剛一接觸的時候，那味道還沒有領略出來，這一個食物是粗糙的，還是精細的，這叫觸。法呢，我們學佛的人才知道，這是六塵色、聲、香、味、觸，前面那個五根對的五塵，後面這個法塵更細了，法塵要用第六識的心，才能夠領略出來。

所以雪廬老人講，真正高明的烹調法，要講色、聲、香、味、觸、法，都要具備。這個具備完全在火候方面，高明的廚師把這個火，控制得非常適當，炒到什麼程度，就有什麼樣的作用。比如說，就拿中藥來講吧，中藥甘草的話，有生用的，

有用蜜跟它炒，蜜製的甘草與生的甘草，作用就不同。拿這個菜蔬來講，剛剛炒熟了，它的味道，它的色、它的香氣，知道這個味的時候，一下就嘗得出來。如果把這個菜炒焦了，過了分，顏色也變了，味道也變了，營養也變了。吃了炒焦的菜會傷人的。再拿中藥來講，中藥古時候用水來煎，煎到一定的程度，就可以倒出來服用了；如果這中藥，不小心，那個水煎乾了，水一煎乾了，再有焦的味道，一般人說，我再加水、重新再煮、再煎一煎吧，那不行。雪廬老人講了，你這樣的話，原來的水已經是燒乾了，藥的味道已經變焦了，你再加上水再煮，這個藥不但不能治病，而且會中毒傷人的，這裏講失飪。

飪，就是食物不能炒焦，也不能夠沒到火候、不熟。真正講的話，那個高明的廚師，食物的材料是一樣的，他的作工不同。不同在那裏，就是在這個色、聲、香、味、觸、法，他有他的專業，他作得非常好。作得非常好，怎麼呢，食物是養人的，作得這樣好，人吃起來的話，才能維持飲食衛生。

「不時不食」，跟前面有一些相同的，但是古人注解有些不同。一個是烹調得

不到火候，這跟前面講的意思差不多，這個時候或者是沒有煮得熟，或者煮得太過了，這是火候不適當不食。再呢，這個食物，春夏秋冬四時，那些食物都要合乎季節的，除了主食、五穀，這一年四季都可以吃，那些菜、水果這一類的，都是配合時候的。因為這些菜的味道、水果的味道，它有甜、酸、苦、辣還有鹹五種味道，這個五種味道，在春天適合那種味道，夏天適合那種味道，四時不同的。適合那種味道，在那個時候就生出那些菜、那些果實，這是古時候都有講的。不時就不適合四時應當吃的，那個時候應當吃那種食物，不合時宜的就叫作不時。

再呢，我們一般吃飯的時候，一天三餐，三餐要定時來飲食，一是早晨，一是在中午，一是在傍晚共三餐。早晨叫朝時，中午叫日中，傍晚則夕、夕陽的夕，三餐有定時候的。不時，三餐不定時候。不定時候怎麼不好，一個人的三餐飲食定時候，什麼時候腸胃在那裏運轉，食物可以在什麼時候消化。吃東西不定時候，叫這個腸胃在那裏，沒有一個準則、亂了。腸胃消化食物就跟我們整個人，日常的行動要配合一致的，我們一個人的日常行動，愈有規律不亂，你這個人的身體可以保持

健康。行動要亂了，不但事情辦不好，身體內部也跟著亂了。最重要的心理方面，身心要配合的，行動亂了，心理也跟著亂，這當中有很多要合乎衛生的。三餐要定時候，如果三餐不定時候，就像現在有些年輕人，早晨很晚才起來，他要吃早飯的時候，人家已經快吃午飯，晚餐呢，到了半夜才吃晚飯，這就顛倒了。古人就是三餐，到傍晚就吃飯，吃飯之後，太陽沒有了，天黑了就要休息，就在天黑的時候休息，全身、心理都在那安安靜靜的，在那休息。你如果夜間在那活動，白天跟夜間沒有什麼分別，他就覺得身體沒有得到很好的休息。飲食三餐不定時，他的腸胃沒有定時休息的話，長期這樣疲倦，他病就出來了。所以不時有這些講法，這些不時的飲食，對於健康都有妨害。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割」這個字要認清楚，割不是切，割是割，切是切。割是什麼，是宰殺的意思，孔子講過割雞焉用牛刀，那叫割，割雞就是殺雞；切是切肉；這兩個字不同的。要把這個字辨別清楚了，再看古人的注解，有的注解也有錯誤的。比如說朱子、就是朱熹，他注的什麼呢，割就是當切肉來講，割

不正，他就是說，切這個肉，要切得方方正正的，他舉出古人，比如說陸機，陸機的母親切肉都是方方正正的。為什麼呢，他說，君子無論作什麼事情都要保持正的，不論在什麼時候，作什麼事情，都要保持正，保持正是不錯。但是用割不正在這裏注解，切肉要正的話，這個割字認錯了，這是朱子，那麼大名氣的人，你看朱子都注錯了。這裏講割是講宰殺的意思，宰殺那就不能說是切肉切得方方正正的。

這裏講割不正，不正是講的什麼呢，皇侃的解釋，他引用一個人、叫江熙，《講要》裏面講，《皇侃疏》引用江熙講，江是長江的江，熙是康熙皇帝那個熙。他說，殺不以道，為不正也。殺雞也好，殺豬也好，殺家裏那些畜生，殺得不合道的時候，都叫作不正。過去，不學道的人，最顯明的，你看看，山上抓那個猴子來，吃猴腦，吃猴腦怎麼呢，猴子還沒死，就把腦蓋用刀把它削開，就吃那個活的猴腦，那個很殘忍的，對待動物不應該如此，那叫割不正。

還有其他割不正方法很多，這個在清朝紀曉嵐，他寫的一本《閱微草堂筆記》裏面，講的我們人類貪圖口腹之欲，宰殺那些動物，用那些慘無人道的方法，殺那

些動物，都叫作不正。這個無論就佛法看，就儒家的學術來看，都是造的惡業。佛法講，佛菩薩都明白，一切眾生都跟佛是同體大悲，無緣大慈，這不但對人類來講，一切動物和我們眾生與佛都是同一個本體，這就是法身。既然同一個法身，我們看待那些動物，想救它、想解除它的痛苦都來不及，那裏還殘忍的用那些，不正當的方法來殺害它，那是造業。再就六道輪迴來講，這有很多事實證明的。我們人，多生多劫以來就有這個生命，每一生無論在那一道，那地獄道當然是化生的，他不要父母的；畜生道、鬼道都有父母的。就說人道，那個人沒有父母，在這個六道裏面來回的轉。就拿人道來講，我們這一生的父母，前世是從那一道來的，而這一生的父母死後，他不學佛，或者也不學儒家講的道，他死後到那一道去，我們凡夫眾生看不出來，孔夫子看得出來，釋迦牟尼佛也看得出來。

我們根據佛經、根據儒家的經典，相信經典裏所講的，這些野生動物，家裏養的動物，我們不敢說都是過去父母。不是過去的父母，就是過去自己的親屬，這樣一想，用那種不正當的方法來宰殺，吃眾生肉已經是不應當了，再用那種慘無人道

的方法來宰殺，更不應當。所以這一條講割不正，絕對不是像朱子講的，切肉切得方方正正的，不是如此。割是宰殺，不用正當的方法來宰殺，用不合人道的的方法來殺那些眾生，這叫割不正。孔子知道，遇到這種情形他不吃的，這是割不正不食。

「不得其醬不食」，醬是什麼呢，醬是調味的。在《論語講要》裏面講，四百一十九頁最後那三行，這個醬有醢有醢很多種的。醢，是一種酸味的醬類。古人注解，醋是酸味道，那個醬裏面有醋味道，這叫醢。醢是肉醬，不只這一種，還有很多種。不得其醬不食，用這些醬，那一種食物用那一種醬來調味。這個不得其醬，那個醬用錯了，這種食物應該用這種醬，那種食物應該用那種醬，用錯了叫不得其醬。比如說，甜的食物，你要再加上鹹的在一起，現在有很多外面作的食品，又是鹽巴又是糖放在一起，那都是不得其醬，那和在一起吃下去不衛生，應該就是甜的就是甜的，鹹的就是鹹的，不能和在一起。

所以這裏竹添光鴻、他是日本的漢學家，他在他的《論語會箋》講，他說不得其醬，是不得其所宜之醬。不得其所宜之醬，這一種食物應該由這種醬來調味，調

味錯了，那就是不得其醬。食物就如中藥的藥物，學中醫的都知道，那些藥物能夠配在一起，有些藥物它不能配在一起，配在一起它有相反的作用。遇到相反的藥物配在一起，那就害人。這在學中醫、學《本草》，學《藥性賦》的時候，這個都要特別注意的，每一位中醫他都知道。所以我們也不能說，我們有了病，我們就拿自己配這個藥物來用，一用就錯了。醫師他看你這病人身體的狀況，你得的病，病的情況不同，他用藥的分量，它有一定的。這個都是講不得其醬不食，用在食物上面是一個道理。因此得其醬，就增加這個食物的好處。所以這個醬配合得好，增加食物的養分，吃到胃裏面去，容易消化，它全部都能消化；吃得不得當，就是補品，人家就說，你多吃一些補品，你補啊，好啊，增加腸胃、腎臟、肝臟這些負擔，本來沒有病，這個補品一吃下去，病就出來了。這個孔夫子知道，他所知道的，比現在食品衛生的人還要高明。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根據劉寶楠的《論語正義》裏面講，氣當性講。比如中藥，中藥講藥性，藥性是寒性的、是熱性的，研究本草他都了解。在這裏講，

食物這個肉雖然多，不要使它勝過一般食物的氣。就拿這五穀來講、米飯來講，米飯有米飯的性，米飯的性它是中和的，不寒不燥、中和的。肉那就不然了，肉類它這個性，就跟藥性一樣的，有燥性的、有寒性的。比如狗肉，狗肉那個燥性太燥了；寒性的動物也很多。燥性那個羊肉，也是燥性的，所以這些東西吃下去，不能多。「不使勝食氣」，這個肉類雖然多，不能夠超過米飯，不能超過五穀，超過五穀就勝食氣了，就是過了中道。

這個觀點我們現代很多人不懂，一到外面吃，盡量吃那些肉類，當然我們學道的人，我們都是吃素的。不學道的人，外面那些有名的人，到處吃那些肉食，吃多了絕對不好。我記得過去在臺北，有一次跟周邦道老師吃飯，我們大家都在吃，像一般的素席，他老人家呢，吃一碗白飯，然後第二碗又是白飯，第三碗又是白飯，我們很奇怪，後來才知道，他就是認為，吃這個飯一定要比吃菜要多一點才好，這就是學孔夫子的，肉雖多不使勝食氣。

「惟酒無量，不及亂。」孔夫子在平常的時候也有喝酒，但是喝酒的時候，「無

量」，沒有一定的限量，但是有一個準則，「不及亂」，不能喝醉了，酒喝醉了，一定就是亂的。孔夫子在喝酒的時候，不會醉的。這個當中意思，就是雖然有酒，不至於喝醉。為什麼古人少不了要喝酒呢，酒再分開來講，有祭祀用的酒，有平常用的酒；祭祀用酒是不必說，那不會醉的。祭祀用什麼酒，用玄酒，玄是北方，北方是黑色的，玄酒就是一杯清水而已。為什麼一杯清水可以當作玄酒呢，因為作酒，不管什麼酒，都是用水來作的。中國文化，任何一樁事情，它都有含義的，所以在祭祀的時候，供的酒就是供製酒用的那個水，水是酒的源頭，所以用玄酒就算是酒，喝水怎麼會醉呢，當然不會。

這裏是「惟酒無量，不及亂」，這酒就是正式釀成的酒，這酒可以喝醉的，但是孔夫子喝酒不會醉。不會醉，我們要問，一般人都喝酒，喝酒有什麼好處呢，酒它不能多喝，要少，比如說在內地遇到冬天的時候，早晨喝一杯酒，普通人早晨起來吃早飯的時候，喝了一小杯酒，然後出去工作的時候，這個酒可以幫助身體驅那個寒氣。一般人早晨天氣冷的時候出去，這個身體抵擋不住那個寒氣，喝一杯酒可

以把寒氣驅掉，它有這些作用。

但是這個飲食，不管它是那一種，適可而止，不能多，多了都有反作用。在《學海類編》裏面，古人有一篇，吃東西叫飲食物的鑑戒，〈食物鑑戒〉那一個著作裏面，它講就是我們每一天，吃的五穀，吃的這些菜餚，都不能過量，豆類、花生這些都是普通食物，但是都不能過量，一過量，它就有反作用。在那本書裏面，就是把我們日常所吃的這些東西，都一條一條舉出來，你吃到什麼程度為止，一過了它就有相反的作用。古人對於飲食，他都有研究過的。我們現在也有專門研究食品衛生的，按照食品衛生，他有他專業的研究。按照中國古時候，講究食物衛生的話，色香味，色是顏色，青黃赤白黑，它是配合我們人的五臟來的，都要平衡的攝取，不能過多也不能缺少，這是色這一方面。再這個氣，氣是氣，味是味，氣是有香的、有臭的。比如說講五葷，那種葷是講氣，葷的那種氣吃下去，它有它的好處，它可以通身的，不好處就是讓人家昏昏沉沉的，一吃下去昏沈的。再有這個味，味也有五種，這個都是配合五臟的。這在〈月令〉裏面，在那一個月應該吃那一種味道。

在《中庸》裏面，鄭康成就是拿五行，來注解天命之謂性這個性字，這個五行就是金木水火土。由五行分出來五色、五味，在精神方面就是仁義禮智信，在飲食物這方面都有五種。這個五種既然從本性裏面分出陰陽二氣，由陰陽二氣發展為金木水火土，這在《易經》〈繫辭傳〉裏面，孔子列得清清楚楚的。

聖人到世間來吃任何東西，一切的行動，都是有條理，不會亂的。我們凡夫眾生不知道，不知道所以亂吃，外面的顏色也不知道選擇，所以就亂了。聖人到世間來，他自己不會亂的，他教人家就是從這些方面，教人家一切都有條理，都要順乎本性，不會亂。因此在飲食物這一方面，五色、五香，五味是五種氣味，指五種味道，都是條理得非常適當，這就是可以保持我們身體健康。配合心理仁義禮智信，這在每一種顏色和味道上面，都跟五常仁義禮智信一體的，配合在一起。過去的讀書人都懂得這個道理，你要研究形而上、學聖人，就要從這些地方，一切都調理得很好，心裏就能夠一心不亂。一心不亂才能有定工夫，才能夠證到自己的本性，就《易經》來講，就能證到自己的太極。

所以講酒，酒有酒的作用，不能過量，一過量就亂了。酒是如此，其他的各種食物，也都是如此。比如說我們吃甜的東西，甜的東西，你缺少它不行，但是多了也不行，甜的食物不能多也不能少；其他辛辣的、酸的、苦的都要調整到恰到好處。現在，我們自己不懂得，你要接受專業的人士，他來講，我們要聽從他的話。但是我們把中國古書研究了，自己知道，自己知道怎麼調理。自己知道調理，不但這飲食在生理方面，在精神心理方面，都能一體的，所以中國的哲學講心物合一，從世間法一直就貫通到出世法。

就儒學來講，從形而下一貫通到形而上。這個《論語》它的好處是什麼呢，處處都是從行為上，來指點人家，從行為上面，從世間這些事物，一直貫通到出世法，一直貫通到形而上。你就拿孔子講的話，吾道一以貫之，曾子知道，曾子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你淺講，它是世間法；忠恕，到了圓滿的，那就是出世法，就是到形而上。所以《論語》的好處就是：孔夫子講的話，孔夫子的弟子講的話，都是從淺近的地方，教人家從這個地方學。這個淺近地方人人可以作，人人

可以學，學到很自然的時候，那就是貫通到形而上的。

鄭康成拿這個五行來注解天命之謂性，你在五行這一方面，包括心理的、生理的，這麼調和，調和到非常自然、非常圓滿的時候，自然就證到自己的太極，證到自己本性。為什麼呢，它一切都是合乎那個程序，有條理而且不亂。

這是我們研究這一條，孔夫子是惟酒無量，不及亂。聖人他自然的不但是飲酒不及亂，吃任何東西都是不會多，不會過分的。這一條我們瞭解了，瞭解之後，脩道就是從行為上，自己就是照著這樣作。知道不照這樣作，那沒有用處。

「沽酒市脯不食」。「沽酒」，沽是從外面買回來的這個酒。「市脯」，脯是肉類，從市面上買回來的這個肉，這兩種孔子不吃的。有些考據現在沒辦法考了，因為孔夫子那個時候，到我們現在好幾千年了，這個當中有很多變化的。有的說，古人也注解說，在周朝以前，都是沒有賣酒，都是自己家裏製造、釀酒。但是有人也有反對，在周朝以前也有賣酒的。這個不但在周朝以前，一直到民國時代在內地，在內地不像在臺灣，臺灣是在日據時期菸酒公賣的，私人不能夠製酒，也不能夠製煙。

在大陸上兩種制度，也可以個人自己家裏釀酒，也有作生意的，釀了酒賣的，制度都是民間可以有賣酒，也可以自己家裏製酒。周朝在孔子那個時候就很難考據了，或者這兩種制度都是並行的，也未可知。

在這裏就講，這個酒有兩種場合用的，一方面是講孔夫子日常私人在家裏飲酒，一種是孔夫子在魯國作官的時候，參加助祭，國君在主祭，孔子、大臣是助祭。在助祭的時候，這些用的酒那個當然要自己作的。肉呢，比如說國君在祭祀的時候，酒也好，肉也好，都是不必從外面買回來。這有兩種情況，就拿祭祀來講。在祭祀之前，無論主祭的、陪祭的，在祭祀之前都要齋戒。齋戒的時候，當然不能飲酒，也不能吃肉；但是陪祭的人，也不須這麼嚴格。雖然不是這麼嚴格，在家裏可以有酒、有肉的。雖然在家裏有酒有肉，但是從外面買回來的酒，買回來的肉，也不食。為什麼呢，從外面買回來的酒不是很清潔，尤其是肉類，買回來這肉類究竟是那一種肉，也不清楚，所以在這個時候，沽酒也好，市脯也好，孔夫子都是不吃的，一則是為著祭祀，再呢，就為著飲食講究衛生，不能亂吃東西。

「不撤薑食，不多食。」這在經文裏面雖然是兩句，但是我們老師他主張一句讀，不撤薑食不多食，作一句讀怎麼好呢，一句讀，不多食指的就是薑，薑雖然是不撤，隨時可以吃，但是不多吃，不能吃得太多，所以一句的講法比較好。因為按照前後文的文法來說，前面講沽酒市脯不食，這個不食指的是沽酒，指的市脯不食，因此在這裏講不撤薑食，這個不多食就是指的薑。如果作兩句的話，有人注解就把這個不多食，包含前面那幾種，都是不多食，這樣的話就很難講下去，在文法講也不順。所以我們老師那時講，這個不多食專門是指薑食來講。不撤，按照孔安國的注解，撤是當去字講。比如說日常飲食，在吃飯的時候，有很多菜餚，吃完之後那都是撤回去，但是這個薑，不要撤回去，還留在那裏。留在那裏，為什麼呢，因為薑它能夠去不好的氣味，而且對於人的身體，它能夠順氣，人的身體上有些氣不順、不通的時候，薑可以通氣的。

所以在過去，比如說，在祭祀的時候，祭祀之前要齋戒，飲食也要齋戒。齋戒時，那個葷的蔬菜，像韭菜、蔥、蒜這一類都是葷的，因為它這個氣味不好，比如

大蒜這一類的，生吃也不好，熟吃也不好，不論是生吃、是熟的吃，都對人、或者是吃了之後，它的氣味，他自己不知道，別人一聞，那可受不了；還有吃了之後，容易發脾氣，性情受影響。這是在祭祀之前，這些葷的東西，都是要戒掉，都要戒，不能夠吃。但是薑可以，薑它的氣味不是葷的，它可以去邪味道，發的是正氣，所以孔夫子在日常飲食之中，在吃飯之後，薑不要撤回去，就放在旁邊，隨時可以吃一點，吃一點但是不多吃，多了也不行，不能多吃，這是合乎衛生的。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這是在講祭祀的時候。「祭於公」，根據古人注解，孔子那個時候作魯國的司寇，在朝廷裏面算是一個大夫的地位，魯君在祭祀的時候，他要助祭，要去陪祭，這祭於公就是孔子陪魯君祭祀的時候。「不宿肉」，怎麼是不宿肉呢，在那個時候祭祀，比如說魯君是主祭人，這個祭肉當然由魯君預備的，參加陪祭的人，自己也可以帶著肉類參加祭祀。在祭祀完了的時候，陪祭的人，自己私人帶去的這個肉，可以自己帶回來。另外魯君、主祭的人，預備這個肉類，在祭祀完了的時候，要分給各陪祭的人。孔夫子這時參

加魯君的那個祭祀，在祭祀完了的時候，要把這個肉分給各陪祭人。但是祭祀的時候，這個程序不那麼簡單的。在祭祀的當天，國君祭祀的時候，在當天用的太牢、三牲這一類的，就在清晨的時候屠宰，屠宰之後，當天是正式的祭祀，祭祀那一天，到了第二天還要繼續再祭祀，第二天的祭祀叫作繹祭，繹祭就是續祭，繼續的續祭的意思。第一天祭了，用作三牲的那些肉類，要繼續到第二天再續祭一次。這個時候才叫作祭祀完畢。

祭祀完畢，想想看，這個肉已經經過兩天了，然後再分給各陪祭的人，還有國君他的家族，還有那些不少人。國君送過來的這個肉類，一送過來，馬上在當天就要把它享受完了；如果不享受、不吃的話，就等於對於神明一種傲慢，因為這個祭肉是祭祀過的，是神明所享受過的，享受剩下來的這個肉，你這個陪祭人趕快就把它分享完了。如果再待到第二天，是接到肉的第二天，實際上就是第三天了，那就是對於神明一種怠慢，所以不宿肉。宿是經過、再過一夜，就是宿肉。除了表示對於神明恭敬，不敢怠慢之外，還有衛生的這個意義在當中。因為屠宰的這個三牲，

經過一天、兩天到三天，那個肉已經快變了、變壞了，所以不要經過宿，不要再經過宿肉了，這個當中含有這些意義的。

「祭肉不出三日」，這個祭祀不是參加國君那個祭祀的，這是大夫自己在家裏祭祀，自己祭祀的這個肉，它也是這樣，他祭祀完了，也把這個祭祀的肉，分給他的親戚朋友。在分的時候，也不能說一下就分完了，他要按照分享的人地位的不同，而有先後的次第。比如說你這個大夫，你祭祀完畢之後，把這個祭肉分給親戚朋友，這個親戚朋友當中，有輩分尊長的，或者他在政治上地位的，這個都先分給他；然後再分給一般的人。這樣先收到的，那當然時間比較近一點，差過一天、兩天，那麼輩分晚的人、普通的人，他接到這個肉，往往已經超過三天了。所以祭肉也不能出三日，不能超過三日。如果超過三日，那就不能再吃了。因為超過三日，那個時候不像我們現在，食物生的也好，熟的也好，可以把它冰起來，那個時候沒有這些設備。這些超過三天，肉味一切都變了，這個不能吃的。不能吃，那你怎麼辦呢，只好很恭敬的把它掩埋起來，也不能隨便丟掉，這是講不能超過三天。

「食不語，寢不言。」食不語，寢不言。無論是請客在宴會的時候，或是平常在家裏的飲食，在吃飯的時候，不要說話。在睡眠的時候，寢就是在睡眠的時候，也不能夠說話。這個語跟言這兩個字，既然在這兩句話裏面，一個是用語，一個是用言，有點不同的。劉寶楠《論語正義》裏面，他舉出《詩經》裏面，講到公劉、周家的祖先叫公劉，《公劉毛傳》裏面就解釋，說什麼呢，直言，就是自己直接說話叫言，論難為語，跟人家辯論一個問題的時候，這個論是辯論，難就是互相拿這個難題，來跟人家辯論的時候，這叫語；所以言、語這兩個字有一點分別，到後來一般人解釋，就是自己單獨的說話，或者發表言論，叫作言，跟人家談話的時候，有對答的時候叫作語。

「食不語」，就是在宴會吃飯的時候，不語，就是不要跟人家談論一些問題，因為這是正在吃飯的時候。還有，人家正在吃飯，他用口在咀嚼，咀嚼食物的時候，你要跟他說話，他不答復也不好，他要答復你的話，他那個食物在口裏面，一邊吃東西，一邊說話，這也不禮貌；再說，一邊吃東西，一邊跟人家談話，不小心，或

者是噙了，或者是這個食物哽在喉嚨裏面，這就很麻煩了；有這些問題在當中。我們參加宴會的時候，尤其人家正在吃東西的時候，不要跟人家談話。但是有時候免不了，邀請人家吃東西，或是向人家敬酒，這都免不了；但是這個免不了的話，就是言語了；這個言語是很簡單的。但是要記住：人家正在吃的時候，你不必跟人家敬酒，也不必跟人家談話，等到人家吃東西，口裏沒有食物的時候，你再向他敬酒，或者是說幾句客氣的話，這都可以的。

「寢不言」。睡眠的時候，不是說話的時候，睡眠就是好好睡眠。但是有例外的時候，很久不見的好朋友，遇到了在一起，在旅館裏也好，自己在家裏招待朋友也好，這個不能說睡眠的時候不說話，有啊，在這裏講，很久不見面了，好朋友在夜間睡眠的時候，談話時候還有，但是那是特殊的情形，不是正常的；就是特殊的情形，這個話也不能多說，還是盡量少。這是在睡眠和飲食的時候，不能多說話。

「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有種本子，這講雖蔬食菜羹，必祭，必齊如也。在這裏是瓜，蔬食菜羹瓜，那個必字就不用了，祭這個字，單獨的是一句。

有注解說是必祭，在《魯論》，這個《論語》過去有好幾種本子，有《魯論》、有《古論》、有《齊論》。有人注解說《魯論》裏面，把瓜讀為必字，所以《魯論》說是這裏用瓜，它是用必祭。但是我們老師就說，他說我小時候在家讀《論語》，找那個《魯論》，還有，老師是山東人，我們山東人從來沒有把這個瓜念成必，瓜是瓜，必是必，這兩個字音不同，所以古人注解，有人注解說是，《魯論》把瓜讀成必，是同音假借字，這老師不承認的，沒有這個講法。所以在這裏，這一句就是，雖蔬食菜羹瓜，祭，單獨這個字，後面一句必齊如也。

這裏蔬食，蔬就是很粗俗的菜餚，這食是飯食，菜是一般用的普通菜，羹是肉類作的，還有這個瓜。祭是什麼呢，古人有食祭，食就是飲食的食，食祭。食祭有很多種類的，總名稱叫作食祭，那就是在吃飯的時候，正式宴會有食祭；普通沒有正式宴會的時候，就是私人在自己家裏，日常飲食的時候，他也有食祭。在宴會的食祭，它有它的儀式。普通人在家裏，自己食祭的時候，把這個菜、或者這個酒，各要挑一點點，那時候沒有桌子，就這個席沒有座位，桌子是有小矮桌子，盛的菜

叫作豆。把每一樣菜撥一點點，放在菜碗旁邊，這就是祭叫食祭。

為什麼宴會的時候，或者是私人日常飲食的時候，都要這個食祭呢。這就要追溯到在最古的時候，飲食不知道用火來把食物煮熟了。在最古的時候，植物是他在山上野外採來，就這樣生的吃；獸類呢，他在野外打獵回來，就是活的生的吃，叫作茹毛飲血，最古的時候是如此。茹毛飲血，這是獸類的肉生的肉，難免都有一種毒素在裏面，吃下就是不衛生的；就是普通的植物，在野地裏面採回來那些植物，也有一些細菌這類的毒素在，這生的吃下去，對於身體也有一些傷害。到後來有聖人發明用火，用火把動物也好、植物也好，都要把它煮熟了，煮熟了就是把那些毒，用火把它去掉；這樣來吃，對於身體沒有傷害。所以發明用火來煮食物，這個發明的人，對於人類是一大貢獻的，因此到後來，飲食要報答發明的人這種恩德，所以有食祭；這就是表示我們人，生到世間來，最有恩的人當然是父母，除了父母之外，凡是供給我們的飲食起居，一切所需的這些物質，都是有恩的。我們人在世間，對於有恩於我的，我們都要報恩，知道根本、報本，報本就是報恩。食祭，就是報答

最初發明用火，來煮食物的恩，就是報答這恩德。

「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古時候祭祀、食祭的時候，這些飲食物，是為了報答發明用火的人，這就是報恩不要忘本。在一般祭祀的時候，當然更要有食祭，在祭祀的時候、食祭，都要挑很好的食物，把那個好的食物，每一種挑出一點點出來，舉行食祭；如果普通的食物，也可以不要食祭。這裏講這個「雖」字，我們念文章、念經文，往往在一個字上就顯示出來，它有特別的意思。那就是一般祭祀，或者是普通日常的飲食，在食祭的時候，遇到好的食物，美好的食物，要舉行食祭。一般像蔬食菜羹瓜這一類的，這是普通的食物，也可以不用食祭。但是在這裏指孔夫子，孔夫子雖然在日常飲食之中，吃的這些普通的食物，像菜羹瓜這一類的，這是很普通的，孔子都要祭，都要食祭。在祭的時候，必齊如也，他一定像正式的齋戒那樣的恭敬，必齊如也，如就是像，就像正式祭祀那樣的恭敬心，這是講孔夫子。專指孔夫子雖然在普通，非常平常的這個飲食物，他也要舉行食祭；在食祭的時候，也不是隨便，好像應付應付，不是，必然像齋戒那種恭敬，必齊如也。

「席不正，不坐。」席是什麼，古人、或在孔子那個時候，沒有像現在我們坐在椅子上面，是坐在席子上面。這個席不管是用什麼材料作的，它是展開來一張席，坐就是這個席展開來就坐在席子上面。讀書或者吃飯，他有一個小桌子，桌子不高，坐在席子上面，正好用這個桌子。這是講席不正，不坐。我們普通人，那席子一鋪下來，隨便怎麼鋪，只要鋪在地上就好，就能夠坐了。但是孔夫子，你看，席也要把它鋪得很正的，他才坐下去。一方面這席子要擺正了，如果在家裏、在房屋裏面，這席子應該鋪在那個地方，有一定的，不能亂放，席要正。

從這裏面講，席固然要正，其他一切事情都要正，過去雪公講到這一條的時候，他老人家說：我不但這個席，古時候席就是坐的凳子、椅子，當然要正；連同睡覺的時候，那個被子也要放正，不能斜過來，都要正；座位的椅子當然要正，椅子不正，各位研究身體保健的時候，你就知道，椅子坐得不正，身體就不正；身體不正，在年輕的時候還不覺得什麼，到年紀老了，這種病出來了，那種病也出來了，身體上那個脊椎骨毛病都出現了，這就是平時坐的姿勢不對。古人座位坐得很正正當

當，席子要正，坐起來也要正。坐的時候，中國的坐法跟印度的坐法不相同的；中國的坐法，席子鋪下來，先兩個膝蓋跪下來，跪在席子上，兩個腿撐在後面，然後臀部就坐在後面兩個腳上面，這是個坐法，這坐很穩當。假如不是這樣坐，兩個腿伸出來，那叫箕，伸出來就像個畚箕一樣的，那是不合禮法的。在印度的坐法，大家知道跏趺坐，坐下來兩個腿盤起來，是這個坐法；這兩種坐法都好，都能坐起來很穩定的。身體穩、心裏才能夠得到一心不亂。所以席不正，不坐。

就席子這一樁事情，引證孔夫子日常在家裏，什麼事情都要講究正，不能斜。我們在家裏作家事情的時候，那樁事情都要正。比如說你研究、讀書，書要放端正；這本書不研究不讀了，把它闔起來；過去這本書原來放在那裏，你還是歸還到那裏，然後你要用的時候，不用到處找，一伸手就拿到了，那一本書放在那裏，自己知道；什麼事情都要講究正；古人講動物歸原，家裏的任何一個物品，你一動拿來用，用完了以後就送回原來地方；自己要這樣學著作，對於兒女、教小孩子就要這樣教法。

所以過去教小孩子，教他學禮，怎麼學禮，講禮這大道理，小孩不懂，就教他

灑掃應對進退；灑掃，就是灑水掃地，從那裏開始灑，從那裏開始掃地，都有一定的程序。有客人來了，教小孩子來見客人，怎麼樣應對，就從這些地方教小孩子，養成習慣然後教他學禮，教恭敬人家、禮讓，他自然就明白了。他從小受到這個教育，他就從這個教育，從小就得到這個受用，所以長大了，自然聖賢書裏面所講的，他就能接受，這就是講究正。這一章是講孔子的飲食這些禮。

論語講要講記【鄉黨第十】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

四百二十二頁。這是兩樁事情，一樁是「鄉人飲酒」，這在孔夫子那個時候，還是周朝，講飲酒有鄉飲酒的禮儀，鄉飲酒就是在鄉下。古人在外面作官，無論作的官位有多麼高，到自己的故鄉來，參加鄉飲酒的時候，都要遵照這個禮節，鄉人飲酒就是鄉飲酒。在鄉下，同鄉的這些禮節，親朋好友在舉行飲酒禮。這個鄉飲酒禮，它不是正式的祭祀，也不是其他盛大的宴會，而是在鄉下普通的飲酒，有普通飲酒的禮節。什麼禮節呢，在這個飲酒場合裏面，要尊敬年紀長的人。就拿孔夫子來講，孔夫子在魯國作的官位也很高，他回到自己的故鄉。故鄉是父母所在地，是祖宗所在地，他回到故鄉來，不管他在國家作的官位多麼高，到故鄉來參加鄉飲酒的時候，都要尊敬年紀長的人。在這一個場合裏面，以年長為接受尊重的對象。在過去說，這年長在鄉下，六十歲就可以拄拐杖了，在他的本鄉裏面，出來的話，參加宴會的時候，他可以拄拐杖，算是一個長者了。六十歲以上、七十歲那當然更不必說了，算是長者了。在這個鄉飲酒的時候，六十歲以上的人，那個年輕人都要恭

敬他。杖者，就是說在故鄉六十歲以上，就是老者，就是杖者，他可以拄拐杖了。

「杖者出，斯出矣。」孔子參加這個鄉飲酒的時候，遇到這個杖者、老年人出去的時候，孔夫子就跟著杖者一起出去。為什麼呢，在這個鄉飲酒裏面，既然不是那個正式的祭祀，或者國家辦的盛大宴會，因此在這一個飲酒的場合，一般年輕人可以喝酒，前面孔子講惟酒無量，不及亂，不能喝醉。但是在這一個飲酒的場合裏面，大家都是本鄉本土的人，在一起喝酒可以喝醉的。雖然喝醉，有長者在這裏，還是要保持安靜不能亂，言語行動，都還要有一定的規矩要遵守，醉了也不能亂說話。但是長者出去了，沒有長者在這裏，大家可以輕鬆了，說話隨便一點也可以，行為也不要那樣嚴肅。就因為這個意思，長者、這個杖者出，孔子雖然在那個時候，也許比杖者年紀沒有那麼大，他為了年輕一輩，在這種飲酒的這個地方，能夠再輕鬆一點，所以杖者、老者出去的時候，他跟著長者一起出去，好讓年輕的人，在這個很不容易舉行的鄉飲酒的時候，大家更輕鬆一點，更得到輕鬆愉快。孔子就是這個心理，這就是恕道，讓年輕人在那裏，能得到更輕鬆愉快，所以斯出矣。杖者出

老者出，斯出矣是指孔子，他也跟著杖者一起出去。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鄉人儺」，古人注解，根據《周禮》上面講的，《周禮》叫作《六官》，《六官》有〈夏官〉，夏天那個〈夏官〉，〈夏官〉有一個職務叫作方相氏，舉行鄉人儺的時候，化裝那一個神，化裝神像，到各人家裏替他驅逐那些疫鬼。疫鬼，古時候是不是這樣的話，比如說我們現在講疫，就是流行病那一類的。那個流行病在古人講，有鬼神在那作祟，叫疫鬼。所以用方相氏化裝為那種神像，披著獸類的那個皮，到各家搜索那個疫鬼，把它驅掉。孔子在這時候已經是在朝廷裏作官了，這個官位很高。他「朝服」，穿著上朝這個禮服，「而立於阼階」，阼階是在家廟裏面、祖廟裏面東邊的東階，這是主人所站的位子。站在這個東階上，保護自己的祖先，還有家裏五祀的神，讓它不要受驚慌、不要害怕；古人是這樣解釋法子。

但是我們老師、雪公他不贊成這個講法。鄉人儺，在這個鄉里舉行儺這一個活動的時候，好像是個廟會、神會，這種神會一方面是敬神，一方面也是地方性的一

種娛樂。這種娛樂，那時候講的是周朝，孔夫子在春秋時代，一直到後來民間還有那個風俗。那風俗當然有演變的，開始是驅疫鬼，到後來慢慢就變成地方性的，藉著這個廟會來舉行地方的娛樂活動。這種娛樂活動，在若干年前，安徽江南還有這個活動，那時候在聯合報上特地把它登載出來，他戴著面具、戴這個神的面具，舉行這個活動的時候叫作儺。我們雪公老師講，由那個風俗演變下來，逢年過節的時候，各種娛樂活動，雖然形式不相同的；比如說過年的時候，到燈節的時候玩燈，玩燈有燈官，燈官扮演政府高官的職位，到那裏去拜訪當地的巡撫，拜訪當地的縣官，巡撫、縣官都要接待這個燈官，這是民間一種娛樂。既是這樣孔夫子朝服而立於阼階，與民同樂，不是來保護自己祖先，讓祖先不要害怕，而是穿上朝服跟那些參加同樂會是一樣的，就是與民同樂。這種講法很符合那個事實，也符合孔子回到自己的故鄉，他跟故鄉人一同這樣的一起歡樂，所以立於阼階是這個講法。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請各位找出《論語講要》四百二十四頁。這章是講孔子要派人到其他的國家，來問候友人，這叫「問人」。問，古人注解叫聘問，古時國家與國家之間，有互相聘問。私人的朋友，或者是自己國內的朋友，現在到了國外；或者有外國的朋友，這是私人方面，可以互相聘問。聘問，是問候在別的国家裏面的朋友，孔子自己沒有去，請別人代他去問。代他去聘問朋友的時候，當然一定要帶些禮物去。當他派的人從他那裏出發的時候，要到國外的時候，孔子「再拜而送之」。再拜，這一個再拜，不是拜他派的那個人。他是對於在他邦、在其他國家裏的那個朋友，對那朋友拜。

在這個禮節當中，比如說，由他派出去那個人，當孔子拜的時候，那個人不能夠回拜，因為孔子不是向他拜，是向他去問候他邦的，那個朋友拜的，這個禮貌應該知道。這個各位你看看，在講經的道場，法師坐在講臺上，如果有後來的人要拜

的話，那個法師動也不動，不要還禮，後來那拜是向佛拜的、拜佛的，這個禮要知道。孔子是這樣的，派人去問候在他邦的朋友，派的人出發的時候，孔子再拜。送，這個送是送他派的那個人。

這裏再拜，古人注解考據很多，比如說同樣是拜，有稽首，有空首。稽首是什麼呢，拜下去，頭要著地，稽就是稽留，這個頭面要在地面上停留一個時候，這是最尊敬的一個禮。還有叫空首，也是要拜下去，拜下去這頭不要著地，手、膝都要拜下去，但是頭不要著地。這叫空首也叫作拜手，拜手時手著地，古代有這些名稱。但是我們現在，這個禮隨時改變，我們都是學佛的人，除了在道場裏面，對於佛要行五體投地禮，還有對於出家的法師，在道場裏面也是要行跪拜禮，但是對於出家人也不能說，在外面遇到了，隨時遇到，隨時都是拜下去，這也不對的。比如說在公共場所，在一個車站上，或者其他公共場所，遇到出家的法師，這個時候問訊就好；要行大禮的時候，要在房屋裏面，不是在外面、露天就拜，這個都要知道。

我們研究〈鄉黨〉這一篇，孔子那個時候，他對於一般友人，都要行大禮的。

行大禮古人注解，再拜是空首，也叫作拜手，就是頭不要著地，雖然古人這樣注解，我們現在也很難了解，究竟是那一種，很難考證，就是再拜是拜兩次。一般的講行禮，你不管行那一種禮，表示一拜是不夠的，要拜兩次。到後來，普通的不跪拜禮了，但是作揖，作揖就是雙手抱拳，抱拳舉起來，當著胸舉起來，這叫作揖。我們現在問訊，問訊是合掌，再恭敬就叫叉手，普通就是合掌。就儒家講禮的話，就是作揖，到後來普通的朋友是作揖。在這講，如果是作揖的話，也是兩次。就是到現在對出家的師父，當然在屋子裏面要行大禮的時候，照戒律講要行三次禮、三拜，三拜的話，那個法師講一禮，他說一禮，你就是一禮。你不能說，你講一禮，我一定要三禮，這就不對了。法師叫你一禮，就是他的吩咐，你一定要三禮，那就是不聽從他的吩咐，這又失禮了。所以講禮，那很微細的。

再拜在那個時候是禮的規矩，就是拜兩次。再拜而送之，孔子雖然沒有自己去問候他邦的朋友，就在自己家裏，當他派遣的人出去的時候，他就再拜表示一個誠意，人雖然不在面前，他還是要誠意表達，還是要再拜。禮有禮的形式，有實質上

的意義，再拜而送之，藉著這個形式，表達孔子對於朋友的那種誠意，這個很重要。

這一點要特別交代，現在沒問題了。現在，只要是自己本國的朋友在國外，或是結交外國的朋友，甚至於跟外國的總統結交，跟外國的國務卿結交，這個都沒問題，古時候不許可的。古時候，你跟外國那些在位的人互相問候，那國家不許可的，那叫私通外國，私通外國在古時候就是犯法的行為，古時候禮有很多我們現在都不瞭解了。

孔子在這裏，問人於他邦，他是私人之間的朋友，這是一層。還有，既是私人的朋友，居在國外跟在國內又有不同的，比如說你的朋友都是在臺灣，或者都住在臺中，見面也好，送禮物互相送的話，那是普通禮，不必那麼隆重。如果你的朋友到國外去了，這個表達那又不同，這就是說，同樣在臺灣，彼此常見面的時候，那跟你的朋友到國外，在國外見了面的時候，心理上面、情感上面那都不同。在臺灣常常見面，打個招呼，或者行個普通禮就可以了；你要到國外見了面的話，那就格外感覺到親切，這個禮表現的又不相同。所以禮這方面講，它都是通達人情世故

的。在這裏用這個意義來看這兩句，孔子要再拜而送之，你就瞭解了，禮的表達，他是在他邦，那情況不同的。

下面一段又是另一樁事情，「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康子是季康子，魯國的三家大夫之中，最掌握政權這一家，就是季氏。季氏還有仲孫氏、還有叔孫氏，三家中為什麼季孫氏掌權最重？當初魯桓公作國君，之後繼承魯桓公君主位子的，當然是魯桓公大夫人的長子。大夫人長子以外還有兒子就是季氏；叔孫氏、仲孫氏是另外夫人生的兒子。所以季氏他是在三家之中，他的年齡小，但是他是大夫人後來生的，因此在三家之中，他掌權最重的，其他兩家都還要看他，對他還要尊敬。

「康子」就是季康子，「饋藥」，拿這個藥物來贈送給孔子。「孔子拜而受之」，接到康子饋贈的藥物，他就按照這個禮來拜。拜過之後就接受下來。這裏要注意，前面講問人於他邦，講再拜，這裏沒講再拜，只有拜，拜就是一拜。為什麼一拜呢，在《禮記》〈玉藻〉那一篇裏講，「酒肉之賜弗再拜」，這在《講要》裏面都有，朋

友送給你酒肉這些食物，不需要再拜，一拜就好。季康子送這個藥物，是列在飲食這一類的，所以一拜就好，就是拜而受之。

但是接受了以後，孔子說了，「丘未達，不敢嘗」，丘是孔子的名，孔子說，我未達，不敢嘗。孔子為什麼稱呼自己名字呢，季康子在魯國是大夫、是卿大夫，不管是誰，你對於卿大夫稱呼，他是在上位的人，孔子也是大夫，大夫稱大夫，普通人稱呼大夫，都不能用你我，稱呼對方稱你，自己稱呼我，這在古時候禮的稱呼上，不許可的。我們現在一般都是你我，在家裏對父母也是你我，在外面遇見年紀大年尊輩長的人，也是你我。到民國時代，也不講古禮了，但是把這個你字下面加一個心字，新字讀您，北京人不讀你讀您，您的意思就是你老人家，你老人家把它拼起來一個音就是您，這個在禮貌上這是變通的稱呼。但是我們一般人也不懂了，這個您字本來是對年尊輩長的人稱呼的，現在在寫文章方面，長輩對於年輕人的稱呼，也稱您，這就是叫人家看起來是一種笑話，所以這個稱呼須要注意一下。

所以孔子對於季康子，稱呼自己名字，不稱呼我。未達，不敢嘗，未達這達是

了解，不是說對於康子送來這個藥物、這個藥性不知道，孔子對於藥性怎麼不知道，那種藥是寒性的藥、是熱性的藥，能夠治什麼病的，孔子當然知道。這裏講未達，就是在當時，一般送禮的時候，送禮有送用的物品，有送吃的物品；這個藥雖然也是內服的藥，可以列為食品。但是在當時，送藥好像在禮上面，沒有這一條。

聖人作什麼事情都要合乎禮，既然沒有在禮上有這一條，人家送藥物來，你該怎麼樣行禮，所以孔子講未達。還有一層，人家送食品來的時候，如果這個食品是作好、作現成的，自己要先嘗一嘗，嘗一嘗表示對於贈送這個食品的人，表示很重視，很重視送來這個物品，自己先嘗一嘗，尊重對方。比如說，我們跟朋友之間有禮尚往來。人家送的禮物，送的食品也好，送的是其他的用品也好，人家恭恭敬敬的、誠心誠意送來的，你接過來之後放在一邊，隨便放在那裏，這就失了禮了，沒有表示尊重人家送來這個禮物。你應該怎麼樣呢，別人送你的東西，無論是吃的東西，無論是用的東西，或者是玩具、欣賞的東西，人家送來，你恭恭敬敬接受下來，你就放在最尊敬的一個地方，不能隨便丟在那裏，那是很失禮的。

所以送這個藥物，跟送食品不同的，食品，孔子當然知道，人家送來，一拜，拜了之後收下來，自己嘗一嘗，表示對於對方的一種重視、一種尊敬。但是送藥物不知道，好像在禮上沒有這一條，未達，既然未達，不敢嘗，嘗，究竟是合乎禮，還是不合乎禮，未達，是這個意思。

這一章，一個是孔子送禮物，派人到別的國家去，一個是自己接受人家送的禮物，怎麼樣表達，孔子都是清清楚楚的，他處理得非常恰當。就是原來沒有這個例子，他也表達，也說清楚。

說到這裏，大家還要注意一樁事情，當然康子送藥，是對孔子一個好意、好心，但是我們現在，遇見朋友有病了，或者朋友住在醫院裏面，你不要隨便送藥給他。人家住院，醫院裏有醫師，他有他治療的一種方法，開的藥物，那個主治醫師有他用藥的一種方法。你是好朋友不錯，是關心這個病人，但是你送藥，是不是合乎醫院裏的醫師開的藥，這個不可以的，又亂了。還有呢，你就是朋友，他得了什麼一種病，他就是不在醫院，找一般的、開診所的醫師去治療了，他正在治療的時候，

你也不要隨便的送藥給他，妨礙他在那裏請那個醫師給他治療。你去看病人的話，當然要帶些東西，第一次可以帶些東西，第二次就用不著帶東西了；帶的東西，一般的食物是可以的，不要送藥物。這一章是講這兩種，一個是送禮物給人家，一個是接受人家送的禮物，古時候都有這個禮的。

論語講要講記【鄉黨第十】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論語講要》四二五頁。這一段經文，古人的注解是這樣的，「廐焚」，廐是養馬的馬房，養馬這個房屋裏面起火了，燒了。「子退朝」，孔子那時候正在魯國作官，退朝回來。「曰：傷人乎。」廐焚的時候，有沒有傷了人，「不問馬」。不問馬，是後來記載《論語》的人加上這一句。

另外一個講法，孔子問：傷人乎。不問馬。只問人有沒有傷，沒有問馬有沒有傷。這個意思就是說，在《十三經注疏》裏面，其他注解也是如此，這是孔子分清楚，人是人，動物是動物，重視的是在人。比人次一等的就是畜生，是馬，所以只問人有沒有傷，馬有沒有傷不必問，重人而賤畜，古人是這個注解的。

但是這個當中有很多問題，那時雪廬老人就說出來，首先這個廐字，廐固然是養馬的地方，叫馬房。但是普通人養馬的叫作馬房，馬屋，不能叫馬廐，廐是國家、君主他養馬的馬房叫作馬廐，國君辦公的地方叫作朝廷，叫作殿。他在這裏既是講

廐的話，應該是國家的，國家的什麼呢，一個是國君，一個是卿大夫，養的馬，叫馬廐，這是公家的可以稱廐。孔子養馬的房屋，究竟是孔子私人的馬，還是國家的，這古人有很多注解。比較可以講得過去，就是因為孔子在魯國作官的時候，他的地位就是大夫，是大夫的地位，所以他養的馬，馬房不稱馬屋，叫作廐，是馬廐，勉強可以這麼說。再說，問傷人乎，不問馬，這兩句。孔子回來只問傷人，沒有問馬，有的注解是說，孔子回來知道，事先有人就報告孔子了，這個廐焚了。廐焚，當然有很多來幫助救火，把這個廐的火滅掉，來救火的人。古時候救火沒有消防隊，有火的話，鄰居都來搶救，鄰居來搶救。所以孔子一問的話，對於那救火的人，有沒有人受傷，馬就不用問了，這是一種講法。

但是也有人說是，問救火的人，這個馬廐裏面是養馬的地方，讓馬居住的一個房屋。馬所居住的一個廐，它既然著了火，你只問救火的人有沒有傷，而不問馬，這在情理上也說不過去。《論語》有些麻煩的問題很難，麻煩就在這考據上面，所以種種這些考據，你愈考據愈難得到結論，得不到一個正確的結論。孔子那個時候，

那個禮規定的跟現在有很多的變化，所以遇到這些問題，沒辦法考據了，就算考據出來，也沒有什麼大的作用。在當時，在禮制的這方面，孔子可以不必問馬，但是這個說法，也有很多疑問的地方。

所以遇到這種情形，雪公就講，只好存疑。不存疑，一定要自己作一個注解，那叫作武斷。學問之道不能夠武斷，有一些事情考察不出來，只好存疑。所以這一條只能夠說，依照當時一般禮的制度方面，發生這種情況，可以不用問馬，只問人就可以了，只好這麼存疑了。

論語講要講記【鄉黨第十】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請看四百二十六頁，這一章是一段有好幾節，都是記載孔子行君臣之禮，他怎麼樣事君。事君，除了上朝，前面都講過以外，這在飲食之間，怎麼樣事君，這一大段是在講這一方面的禮節。

首先看看，「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食」，國君賜給臣子的食物，種種情況不同。國君要招待臣子到國君那裏去吃飯，這也是一個場合。吃飯的時候，有正式宴會，有國君私人宴會。正式宴會要在朝廷，私人宴會就在君主私人住的房屋裏面。還有，君主特別的對於某一位臣子，單獨的送他食物，情況不同。這個時候，在這裏講什麼呢，從孔子「必正席先嘗之」看出來，國君、就是魯君特別把這個食物送給孔子，不是招待大眾的。而且送來的食物，是煮熟的食物，煮熟的食物

才需要嘗一嘗。君，就是魯君，賜給孔子的食物，孔子必正席，把自己的席鋪得很正，先嘗之，先把國君送的這個食物先嘗一嘗。這在古人注解裏面，孔注是孔安國的注解，清朝人認為孔安國注的恐怕是後人冒的，不是真正的孔安國，所以叫偽孔，偽孔是假的、冒充的孔安國。但是我們不管他，還是照這孔安國的注解。孔安國的注解說，先嘗之就是尊重國君送來的食物。

「君賜食」，魯君賜給孔子的食物，這個用字方面，我們也要注意一下。長輩或是地位高的人送東西來，不能講贈送，平輩的叫贈。這個是君主送給，雖然是贈送，但是不能講贈，是叫賜。要是地位低的晚輩，贈送給長輩的，也不能講贈送，當然更不能說是賜，那是講呈獻，獻給長輩。這些用詞方面，今日之下，一般人講那就算了。既然講固有的文化，它每個都代表一種含意。

君賜食，就是君主對於下面的人、臣子，一種愛護。下面的人對於長輩呈獻的是代表恭敬，這些詞上面都是它有它的分別。再說魯君賜給孔子的食物，而且是煮好的食物。孔子為了尊敬君主送來的食物，表示尊敬，表示尊敬怎麼呢，當然「先

嘗之」，嘗就是剛才我也跟各位說過了，就是表示對於送食物來的君主，對於他的尊敬，所以先嘗之。為什麼呢，對君主送來這個食物，表示尊敬，先嘗一嘗。為什麼先嘗一嘗，因為君主是送給孔子本人的，孔子本人要先嘗，嘗過之後再分送給家裏的人，這是先嘗之這個意思。不能說，自己表示對家裏的人愛護，君主送來東西，就先分給大家，這就失禮了。君主送給你本人，你本人現在不表示、不重視，不先嘗一嘗就分給家裏的人，這就不對了。這有很多道理在當中，他先嘗一嘗，嘗過之後，或者是家裏供著有祖先的話，去供祖先，如果家裏沒有供祖先的話，就分給家裏的人，這個古人注解見解也不一定的，有的注解說是先嘗之，然後就分送給家裏的人。為什麼呢，這是普通的食物，不必拿來貢獻祖宗。

但是我們雪公老師過去講，他老人家那時候，蓮友送吃的東西，或送其他東西，他都先供佛，供了佛以後，自己再享用，這個當中有許多道理。就是在今日之下，講贈送禮物，送東西、送食物，都要有時候的。不是重視在禮物上面，是物輕人意重，禮物雖然很少，價值很少，這個當中含的人情味道很重，就是禮輕人意重。表

達禮輕人意重是什麼呢，或者對方他特別喜好什麼東西，你就送他那個東西，那個東西也許不怎麼可貴，但是合乎他的愛好。或者送給遠方的人，你拿什麼送呢，你送當地的特產就可以了，這特產也許值不了多少錢，但是你把你本地的特產送過去，對方收到你這分當地的一個特產，他感覺到心裏非常溫暖，你對他的情感很隆重。同樣的你收到遠方的人，把當地的土產送過來，你也感覺到這很可貴，這當中有這些意思在裏面。

孔子必正席先嘗之，為了尊敬魯君送來這個食物，他除了先嘗之以外，也不能說隨便站在那裏先嘗一嘗，不是，坐下來，鋪上一張席。古時候席子不是椅子，當然更不會是沙發，它是一張席鋪在地上。那席子前面當然有一個小的桌子，那個桌子很矮的，現在在日本還有。日本的生活起居，房屋裏的布置，很多都是從中國傳過去的，在小方桌旁邊鋪上席子，就坐在席上面，那個食物就放在桌子上面。這席擺得很正，然後很端正的坐在席位上，嘗這個食物。藉著這個禮節，表示對於君主那種恭敬。如果普通朋友送來的話，孔子也是這樣恭敬。

「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主賜來的，腥是什麼呢，腥是那個動物宰殺了以後，沒有煮熟的，送生的肉來，接受君主送來，沒有煮熟的這個獸、動物的肉，「必熟而薦之」。必定把它煮熟了，煮熟了之後，薦，薦當進字講，進貢的進。進是什麼呢，對於長輩進奉，薦就是當進字講。煮熟了來進給誰呢，進給你祖先，讓祖先來享受君主送來的食物，把它煮熟了以後來供奉祖先。為什麼供奉祖先呢，儒家講禮，禮當中就含有很深的文化在當中。祖先、父母不在世的話當然算是祖先，父母在世，祖父母不在世，那一往上數，一直都是祖宗，因為我們這個身體是父母給我們的，父母的身體是祖父母給他的，祖父母的身體則由曾祖父母，一代一代的往上追溯，從父母對於我們的恩德，一直追溯到最初的祖先，這就是報答根本，不要忘本。所以遇到君主送給孔子生的肉類，他煮熟了以後，先供奉祖宗，讓祖宗來享受，祖宗享受之後，自己才吃君主送來這個食物。這就是孝道，孝道是從本性裏面出來的，孝道才能感動人家。

我們講脩道，脩道就要明心見性，明心見性有很多方法。佛家要入定，要用種

種的方法，有脩觀行的種種方法，但是最根本的道理，就是把根本無明、枝末無明去乾淨，這才是成佛，把自己真如本性開發出來，佛家無論用那一種方法，都是這個道理。儒家呢，就從孝弟忠信、忠恕之道，從這上面著手。這上面著手，我們雪公老師講的跟普通外面講的不同。外面講忠恕之道，講孝弟都是相對的世間法。只有老師來講的話，把世間法貫通到出世法，能夠貫通到出世法，怎麼貫通呢，在講相對的時候，還談不上斷見思惑，更談不上斷塵沙、無明，那都是世間法講禮尚往來。禮尚往來一般作的話，就是說投桃報李，你送我桃子，桃子很好吃，但是我回報你，我送給你李子，過去在大陸上講，李子比桃子好吃，叫投桃報李，這還是有來往的，還是相對的。一旦你不送我桃子，我也沒有必要送李子給你，這是相對的。

貫通到出世法，那就不是這麼說了。父母對於兒女講慈，慈就是佛家講的慈悲心，不問兒女孝或者不孝，父母就是一定發揮他的慈悲心，來關心自己兒女。兒女呢，講到出世法的話，不問父母是好或是不好，父母是好人，當然要孝順。父母不好，甚至於在今日之下，父母是犯罪的、搶人家東西、吸毒，那誰叫你作他的兒女，

你作他兒女，你不管這個父母怎麼樣不好，你都要盡到孝道。孝道這是從本性裏面出來，慈悲、孝順、孝道都是從本性裏面出來的。講到這個地方，那就是印光祖師所講敦倫盡分，盡分不是相對的，只問盡到自己的本分。所以中國過去講，古聖先王，黃帝、堯、舜、文、武、周公，這些都是聖人，舜帝就是從孝道成就聖人的。所以這個必薦之，尊敬自己祖先。尊敬祖先就是報本，就是講孝道。就從這個孝字貫通到出世法，它就是能夠成就，就能學成聖人。

比如說，在今日之下，要講孝道，處處跟世間那些見解不同的。世間就是凡情俗見，講的孝道都是世間相對的，你要作到出世間那個絕對的孝道，現在很多世間人都不贊成。但是你要懂得儒家這個道理的話，不管人家反對，或者是怎麼說法，我們自己脩養，這個信心決不會因為世間那些凡情俗見，影響我們的信心，我們照樣這樣往裏脩，你這樣脩的話，你就能成就聖人。所以在這裏，孔子就是必熟而薦之，報答祖先就是講孝道。他這樣作，也就是教化一般人。

「君賜生，必畜之。」魯君賜給他的那個動物，或者是牛、羊、豬，這是在過

去時候，重大的、在祭祀所用的太牢這一類的三牲，用來祭祀的叫作牲，三牲。君主賜給他這些活的動物，還沒有宰殺。必畜之，孔子就把牠收下來，自己好好養在那裏。養在那裏幹什麼，到了祭祀的時候，供奉祖宗。一則供奉祖宗，再則什麼呢，平常不隨便屠宰畜生。雖是作了大夫，孔子也是大夫，作了大夫也不能無緣無故的殺豬、殺羊，到了祭祀的時候，才這樣屠宰這些畜生，來供奉祖先。

我們現在學佛的人，都知道供奉祖先。孔子聖人，他還拿這屠宰畜生來供奉祖宗。這個雪公老師過去講，這個禮它有國家的規定，有從過去、從歷史上延續下來。國家制這個禮，一個朝代一個朝代都不相同，從過去的民情風俗延續下來的，這是尊重古時候，延續下來就是這個風俗習慣，孔子就在這一條上面，他沒有改變。他供奉祖先祭祀的時候，他還是用畜生這個肉。一直到現在，祭孔的時候，國家沒有改的話，祭孔還是用這三牲來祭孔。如果國家基於配合佛法，制定禮，祭孔的話，不用三牲，用素食替代，那當然可以，我們作佛教徒的人，我們歡迎都來不及，但是國家沒有制定這個禮的話，還是尊重沿襲下來的習俗。這是孔子尊重習俗，這個

習俗不是在孔子那個時候才有的，在孔子以前三皇五帝的時候，就沿襲下來。所以我們現在講文化，無論在大陸在臺灣，對於各地方的風俗習慣都很重視。

「必畜之」，畜之為什麼呢，預備到將來祭祀的時候，祭祖宗的時候，拿來作祭品，這是一個意義。再一個意義，孔子也不是說隨時就可以宰殺動物，他不宰殺動物也表示孔子一片仁心，對於動物也是不忍心殺害，要不然在那個〈月令〉裏面，〈月令〉是根據《呂覽》作出來的。〈月令〉裏面就講，「起蟄不殺，方長不折」，那個小動物冬天自己藏在泥土裏面，到了春天，氣候暖和了，它活動就跑出來。我們人都有仁心，看見小動物到了春天，牠起來，好不容易過了一個冬天，牠就是逃避過去了。那寒冬就是避過去了，現在春暖花開，這個氣候溫暖牠出來，這個時候你就把牠殺害掉了，傷害自己的仁心。不但對於小動物如此，那草木剛剛往外長，也不能隨便把它折掉，這就是體會天地自然界的仁心，這個要注意的。所以必畜之，平常不隨便宰殺動物，《孟子》講，七十歲才能衣帛食肉，平常不能隨便吃肉，從這方面來講，合乎佛家講不殺生。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侍食於君」，魯君要請孔子吃飯，這表示孔子是聖人，道德、學問魯君都是尊敬他，所以魯君請孔子吃飯請客。雖然請客，但是也要跟魯君坐在一起，雖然坐在一起，還是加個侍字，侍食於君。「君祭」，君祭就是食祭。君祭是什麼呢，在吃飯的時候，魯君把飯、菜餚，每一種都挑出一點點來，放在俎豆之間。豆是什麼呢，豆是盛食物的器具，古時候叫豆，祭祀的時候，也是要把肉類這個俎，盛在豆上面，叫俎豆。普通人吃飯，我們現在用碗、用菜盤子，古時候用豆、用鼎，鼎是煮飯的鍋，也是用鼎來盛菜。魯君就把每一種食物挑一點起來，放在豆之間那個席上，那個地上，這叫食祭。為什麼要食祭，吃飯要祭。當初，最早的一個發明，用火來煮熟食物，還有最早教老百姓來種植五穀，這都是發明，祖先用火來煮熟食物，教老百姓種植五穀。食祭的話，祭就是紀念那些發明用火、發明種植五穀的人。君在食祭的時候，「先飯」，孔夫子先替代君主，來把各種食物先嘗一嘗，這就是幫助君主先來嘗嘗這個味道。為什麼要嘗嘗味道，因為要慎重，你拿這個食品來祭祀的話，先嘗嘗這個味道，合乎不合乎，接受祭祀那個祖先、神明，自己嘗嘗適合了，才拿出去祭祀，它有這些意思在當中。君要祭的時候，孔

子就幫助君主，先飯這個飯字當然指的是主食，先飯，以這個作代表，先嘗嘗飯，代表其它的都嘗一嘗了。這個在當時，雖然魯君請他來吃飯，你陪侍魯君在一起吃飯的時候，也要懂得這些道理，這是先飯。

這個當中，《論語》只講到這裏為止，其中在《禮記》上面，其他的注解很多，君主要拿臣子當客人看待的話，君主要先請客人來食祭，那有種種規矩的，這個是只講君祭。君祭，在《論語》裏面講，沒有說君主把孔子當作客人，當作客人的話又是一種講法，那個食祭的話，不但君主自己要祭，也要請客人來食祭。這在經文裏面沒有講那個，那就不必講那麼多了。所以在食祭，過去不但是君主，普通人也知道，雪公過去講，你跟朋友分別了，你要到國外去，朋友當然事先要給你餞行，當你要臨行、要啟程出去了，朋友在路上，用這個酒再敬你幾杯酒，你這個第一杯，你可不能喝下去，第一杯要倒在地上，那就是食祭。就是一般作苦工的人，他在吃飯的時候，有時候有酒，那一杯酒，作苦工的人，他家裏沒什麼富裕，這一杯酒倒下去很可惜，他指頭在酒裏面拭一下，然後在桌子上點幾點，那也代表食祭，過去

一般人都知道。這些個道理就是代表中華文化，處處不要忘本，處處要知道報本。這一條你要往裏面研究的話，它就是文化的意義，很多的意義都含在當中。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孔子有了病，「疾」這個字還不是普通的病，是病得很嚴重，所以魯君來看他，視之，來探望他這個病。「君視之」，來探望孔子的病況到什麼程度。當然君主要來看病的話，那事先就通報了，孔子家裏的人都知道。這個時候，家裏的人就把孔子安排首朝東邊，面向北邊，他病人睡的這個床鋪，首朝東邊，面向北邊叫作東首。因為君主是南面王，作王、作天子固然是南面王，但是國君也是如此，也是南面，就是面向南方。國君的本人是坐北朝南，孔子他家裏的人，以及孔子的弟子，把他安排到東首，面向北方，這樣魯君來的時候，正好南面，孔子北面。君主來的時候，孔子如果沒有病的話，應該跑到很遠的去迎接國君，而病得這樣不能夠起來，不能走路，而且睡在病床上，起都起不來了。雖然起不來，睡在病床上，「加朝服」。加朝服，不是穿上朝服，把這個朝服、上朝這個禮服，蓋在孔子身體上面，這時候沒辦法穿了，蓋在身體上。這還不算，

上朝穿這個禮服，禮服穿好還有那個「紳」，紳就是大帶子，把它束起來，《論語》講的「束帶立於朝」，那個大帶子叫紳。把這個紳放在朝服上面，就等於上朝穿著朝服，束了帶子，這樣的來迎接國君。雖然孔子病得那麼嚴重，起不來了。當君主來探視他的時候，他還要東首，加朝服，再拖紳，處處要合乎這個禮。禮的本質就是恭敬，禮有禮節，禮節就是形式，從這當中表示，孔子對於君主一種恭敬心，不會因著疾病而有疏忽，「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孔子就是這樣。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這在平常沒有病的時候，國君有命令來了，來召喚他，來請孔子上朝，有什麼事情要跟孔子來商議，那就是「君命召」。召就是召喚他。孔子一聽有君命來召喚他的時候，「不俟駕」，駕是什麼，有車，車子前面有馬拉著車，叫駕。不俟駕，孔子一聽到君命召的時候，就不能夠等待。上朝必須要車輛，古時候凡是作了大夫的，不能徒步行走，都是有車輛。有馬拉著車輛上朝，在有君命來的時候，他等不及了，等不及把這個車輛預備好，就是不俟駕，「行矣」，行矣，他就是自己徒步，馬上就上朝去。不俟駕行矣，這個時候，孔子家裏的，或

是孔子的弟子，趕快就預備，孔子雖然是先徒步走，徒步先走出去，他家裏趕快把這個車駕，趕快預備好，預備好追上去。現在要問，既然還用車輛追上去，那車輛跑得很快，那孔子為什麼不要等一下子呢，這就不對了，你不能用這個心、那樣的眼光來看，他就先行，表示有君主的命令來的時候，立刻就動身，不能怠慢，如果稍慢一點，等到車輛預備好了再出去，雖然車輛跑得很快，也可以趕得上，但是沒有先行的話，就表示對於君主一種怠慢。

在《禮記》裏面，講到一般人，父母叫他小孩子，叫他兒女，有什麼事情馬上答應，答應之後馬上就是，甚至於還沒有答應就先採取行動，先到父母那裏去。決不會像現在一般小孩子，父母叫他有什麼事情，答應了，答應之後還沒有動身，還在那裏，這就不對了。教兒女就要在這些地方，把這個道理講明白了。不俟駕行矣，孔子對於君主一點都不敢怠慢，那真是實實在在的那樣恭敬。

○入太廟，每事問。

請各位找出《論語講要》四百二十九頁。這一章是兩句，這兩句話在〈八佾〉篇裏面也有，〈八佾〉篇講：「子入太廟，每事問。」這裏就這兩句。兩句，根據鄭康成的注解，「入太廟」，是入魯國的周公廟。孔子入太廟是為幫助國君在一起祭祀，就是助祭。助祭的話，〈八佾〉篇也有，這裏也有，根據古人注解，這不是重出，而是在〈八佾〉篇裏面，是孔子對於人家問的那一件事情，而在〈鄉黨〉篇裏面，是記載孔子一般生活起居、祭祀各種的禮節這一方面的事情，所以不算是重出。既是如此，這兩句我們也可以看一看。

「太廟」既是周公廟，魯國魯君照例的要定期祭祀，這不但是魯國，那一個國家都是如此。就是普通一般人也有祠堂，有祠堂也是定期的祭祀。為的是什麼呢，講我們固有的文化，報本、報答根本非常重要，國君祭他的太廟，一般人在祠堂裏祭祀祖先，都是報本。孔子到太廟也是為國君助祭，「每事問」，每一樁事情都問，並不是說孔子不知道來問，不是如此。就是孔夫子到太廟裏面，遇見各種祭器、種

種的那些事情，都要問一問，問問就是確定一下，這是處處認真。

在祭祀的時候入太廟，每樁事情問，其餘日常的事情，凡是有關禮這方面的，孔子都是非常認真，所以就是每事問，認真就是要合乎禮。所以在前面孔夫子自己講，到了七十歲，可以從心所欲，那聖人脩成功了，還是不踰矩，一切的規矩都還是遵守，不超越規矩。不超越規矩就是處處都合乎禮，這兩句記載孔子入太廟，每事問，就表示孔子對於禮這一方面，非常認真。認真的話，問的是求其在祭祀各方面，不要有一點錯誤的，這就是恭敬，禮的本質就是恭敬。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四三〇頁這有兩段，前面一段是孔子遇到「朋友死」，人死是一樁大事情。「無所歸」，根據孔安國的注解，無所歸就是他沒有親人，這個朋友沒有親人的話，在死的時候怎麼辦呢，孔子既然是他的朋友，就說「於我殯」。殯這個字本來是人死的時候，入了殮之後，這個靈柩停在一個地方，叫作殯。這個殯在這裏講，既是這個朋友沒有親人，作這個朋友的孔子，他就是於我殯，就是替他辦一切的喪事，停柩，甚至於包括入殮，一直到下葬，這整個的都叫作喪事，孔子於我殯，孔子就是負責給這個朋友治喪。

這是為什麼呢，注重朋友這兩個字。朋友在五倫之中，朋友是一倫。既是朋友在五倫之中是一倫，孔子就要盡到倫常之道。不過在這裏要注意的就是說，無所歸，無所歸就是他家裏沒有家屬，孔子才替他辦理一切喪葬的事情，如果他家裏有人的話，就不能夠替朋友辦理這一切喪事，就要尊重他的家屬。這個禮在今天我們也還要注意到，我們如果遇到朋友，甚至於親戚，遇到這些親戚朋友往生之後，要看看

他是不是有家屬，有家屬要尊重他家屬的意見。

拿我們脩道人來講，當然是對於親戚朋友要往生的時候，最重要的，我們要替他助念。假如說，這個親戚朋友他的家屬，不知道助念這種意思，他們是按照他們的習俗，用他們的習俗來辦理喪事的話，我們除了溝通助念之外，其餘的事情，都一切由他們自己家屬作主，不必多過問。我們最重要的是能夠幫他助念，他的家屬如果不懂得助念，甚至於不希望有人助念。這在平常就要把助念意義讓他們家屬知道，免得臨時有很多障礙，這是我們念佛的人，都要注意到的事情。說實在的話，助念是最重要一樁事情，其他禮節，當然按照習俗來講重要，脩道的人了解，只有這個助念是非常重要的，其他就由他們家屬作主。但是如果親戚朋友中，沒有家屬的，那我們就要學孔子，要想辦法替他們來料理這些事情。

後面這一段，「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饋是人家饋贈的禮物，有的是飲食吃的東西，有的是使用的東西，不一定。最重要的饋贈，是祭祀過的那個祭肉。古時候這個禮節，天子也好，國君也好，一般人也好，在祭祀祖先之後，

把這祭肉分送他的親戚朋友。為什麼呢，這就表示祭祀這是五禮之中，吉凶軍賓嘉，這叫吉禮，吉祥如意的吉。為什麼是吉禮呢，祭祀祖先是報答祖先的恩德，就這個意義來講是得到福的，祭祖先可以得福的。既是得福，祭完之後，把這個祭品、就是祭肉，分送給好朋友親戚，讓他們也分享到這一分福，它有這個意思。也表示凡是接受到這祭肉的，一方面是分享這個福，再呢就要對於受祭祀，那人的祖先，對他要恭敬。

因此在這一段裏面講，「朋友之饋」，朋友饋贈的各種禮物，「雖車馬」，雖然朋友送他的車輛，馬是拉車用的，叫車馬，這是很重的一種禮物。比如現在有朋友，送給你一輛車子，這輛車子不管是那種品牌的車子，只要是一部新車子，無論是國內作的，國外作的，都是很貴重的禮物。但是用比較來講，雖然車馬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禮物，它這不是祭肉，「不拜」，那就是說，凡是朋友送來這個祭肉，一定要拜，接受這個祭肉的時候要拜，一方面是尊重朋友的祖先，一方面在禮上面要拜。

這個意思就是說，拿這車馬與祭肉相比，在價值方面，車與馬，那當然比祭肉

的價值貴得多了。但是在意義方面來講，在禮上面來講，車馬比不上祭肉，祭肉雖然是很輕微的，但是它代表朋友把這一分祭肉送來，它這個意義重大。所以朋友之間饋贈，不在乎禮物的價值多少，而是在代表它的意義、在人情這方面是不是很重。

過去一般人都有一句老話、古代傳下來的話，「千里送鵝毛」，人家在千里以外送給你一點鵝毛，鵝毛是代表非常輕微的東西，禮輕人意重，禮雖然很輕，但是他那麼遠路送來這一分禮物，人意很重的。所以到後來人家送禮物，比如說，你從國外回來，你在國外那個地方遊覽，就把那個地方的特產帶一點回來，這個表示很大的意思，人情很重要。從外面來的朋友，你送給他的禮物，比如說你住在臺中，或者是南部北部來的朋友，或者國外來的朋友，你送他什麼呢，你在臺中，臺中特產是什麼呢，臺中太陽餅，這個是臺中的特產，你送他一分禮物多少不拘，代表人情，這個意思是這樣講。「非祭肉，不拜。」那就等於送祭肉一定要拜，代表這個人情情意太重了。像車馬雖然貴重，不必拜，這兩樣比較之下，重視祭肉。

○寢不尸，居不容。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迅雷風烈，必變。

請看四百三十一頁。〈鄉黨〉篇記載孔子日常的生活和上朝廷，參加祭祀，以及怎麼樣待朋友，這都是講禮。雖然古時候與現代的禮不相同，表達禮當中的事情有變化，比如說前面送祭肉，現在好像就沒有了。宗廟都沒有嗎，祠堂裏有是有，也不那麼多了。根據禮的本意，我們可以學，前面那一節，就是孔子待朋友的道義，在當時來講，朋友死，無所歸。那對待朋友是盡到朋友的道義；後一段，非祭肉，不拜。重視朋友，朋友祭祀敬重他的祖先，這樣注重祭肉的話，也是敬重朋友的祖先，雖然現在沒有這個事情，這個意義我們要學。因此，就是現在我們對於朋友他的祖先，和他家裏的老年人，我們都要跟朋友一樣的，尊敬他家裏的老年人和他的祖先，這都是待朋友一種應盡的道義，這個一直到現在我們還是要學。

現在這一章，有好幾個小節，我們就一節一節的來研讀。第一，「寢不尸，居不容。」居不容，古注裏面認為，居不客，因為這個容字與客字，在古時這兩個字很容易相混。居不容有居不容的解釋，居不客有居不客的解釋。先講第一句。寢就是睡眠，夜間在寢室裏睡眠的時候，不尸。這個尸字這是個象形字，就是人躺下來，仰著的躺下來，這個躺下來就是一個人死的時候，躺下來四肢一伸展，那叫死屍。在睡眠的時候，這個尸不作當死屍的屍字講。這個尸字是什麼呢，古時候祭祀的時候，受祭的人，比如用一個活的人，把祖先的衣服穿起來，坐在接受祭祀的那個位子上，代替祖先接受祭祀，這個人叫作尸。在禮上面講，比如說祖父過世了，兒子是孝子，然後誰代替祖父來接受祭祀呢，就用孫子。孫子穿上祖父的衣服，坐在受祭祀的位子上面，很莊重的一動也不動接受祭祀，這叫作尸。

在寢室裏睡眠的時候，不必像作尸那樣，那麼呆板。睡眠的時候，你拿現代的飲食起居衛生習慣來講，睡眠不必那樣死板板的，身體還很輕鬆的在那睡眠就好，所以不必尸。也有講，把這尸字作為一個人死了以後，很僵硬的躺在那裏，也有人

這樣注解。睡眠不必那樣，很僵硬的躺在那裏，就像一個往生的人一樣，在那裏一動也不動，那種未免太僵直、太呆板，孔子不是如此，孔子是「寢不尸」。

這就是孔子在睡的時候，睡相，既是不作尸，無論是作接受祭祀的一個尸，或者人死了以後躺下來一個尸，那都是很呆板。孔子在睡眠的話，沒有那種相。沒有那種相，在這裏也沒有說明，究竟什麼相，後人又是講，睡如弓，睡眠側臥好像一張弓一樣，順著身體自然的那種形態，比較合乎衛生，但這也不必然，也不能說整晚上睡在那裏，就像一張弓一樣側臥，有時也換一換，孔夫子的寢不尸，身體隨時不那麼呆板就是了。

「居不容」，當容字講就是居在家裏面，就是日常在家裏，不像在外面，到外面應酬，到外面辦事，你要講究容貌，在家裏不必注重那種容貌。但是多數的注解，把這容字當作客字講，客是在家裏不像在外面，在外面就算是作客。在外面無論辦事，無論到朋友家裏面，就算是作客。作客的話，有作客的禮貌，無論穿衣服、飲食種種的，一舉手、一投足都要講究合乎禮的規矩。

比如說到朋友家裏面，你不能一進去東張西望，那就不行，東張西望的看看這個看看那個，這是很失禮的事情。你要看某樁事情你要正視，不能偏過頭來看，不能斜視，這都是在禮儀方面都要注重的。言語方面，入門問諱，你到朋友家裏，老朋友當然知道，新朋友，你到人家家裏，你事先就要打聽人家、他的父母，他祖先的名諱、名稱。過去跟現在人不同，現代人可以稱呼朋友父母的名字，甚至於他自己的兒女，對於自己的父母名字也是直接來稱呼，這個東西現在不講，古時候不可以的。古時候兒女絕對不能夠稱呼自己父母的名字、祖父母的名字，這個都不能夠稱呼的。人家知道這個朋友家裏父母、祖父母，他到你這朋友家裏來，你當然也要避諱，所以入門要問諱，這些事情到外面作客都要注意的，言語態度都要注意的。

但是孔子住在家裏面，居就是在自己家裏面，就不像作客那樣嚴肅，行動、穿衣服、言語都可以隨便一點。比如我們現在一般也知道，你在家裏可以穿休閒服，到外面就不可以；你穿休閒服到外面作客，就是到現在稍微注重禮的話，也不好。這是孔子住在家裏面不客，不像作客那樣嚴肅，那就是說，聖人雖然注重講究禮，

在家裏面他有他輕鬆的一面。居家生活就要輕鬆，跟家人相處就不能過於嚴肅。這是學孔子，了解孔子在家裏是怎麼樣的，在外面又是怎麼樣的，這個都是要注意的。後來有些學儒的人，他沒有這樣了解，就說我學孔子，學孔子在外面那麼嚴肅，在家裏還是那麼嚴肅，這個太過了。太過了，對於自己當然也是生活沒有調劑；對於家裏的人，對於兒女的教育，也有一些偏了，教兒女或者你教書、教學生也要懂得這個道理，嚴肅之中能夠輕鬆的時候，就要講輕鬆。居不客或者居不容，都是從這方面去學。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這個齊讀資，衰讀摧，這是古時候穿的喪服。古時候喪服有五種，五種喪服最重的叫斬衰，斬就是用刀把它斬斷那個斬，其次就是齊衰，再其次大功，功就是功德的功，大功之後是小功，比較最後最輕的就是叫緦麻，緦就是系字右邊加思想的思，麻就是麻繩的那個麻，緦麻是五服之中最輕的一種。所以斬衰是父母之喪、三年之喪，守喪守三年的，這叫作斬衰。為什麼叫斬衰呢，父母過世的時候，在辦理喪葬，比如說父母之喪，有出殯舉行家祭公祭的時候，孝

子穿的喪服，用粗麻編的衣服叫喪服，那個喪服旁邊的縫不要把它縫起來，前後就是那樣，一片一片的不要縫邊的，穿那種喪服叫斬衰，喪期守喪要三年，這是最重的一種喪服。其次就是齊衰，齊衰這個齊字，單就那個喪服也是用麻的，可是這個衣服可以把它縫邊，那個邊可以縫起來，成為衣服的一種形式叫齊衰，齊衰的喪期也比較短。齊衰是，比如說孫子對於祖父，這叫齊衰。再下去大功小功，就按照孫子後面有曾孫這個等次，就減輕了，這在禮上面都有詳細的規定。

這裏講齊衰，齊衰當然包含斬衰，不過在這裏為什麼講齊衰不講斬衰呢，古時候父母之喪，穿喪服他不能出來，不能隨便出來，他要在家裏守著這個喪期。所以到外面，能夠出來的、可以見面的，一般人能夠見的就叫齊衰。在這裏講，孔子見到齊衰的話，都要有一定的禮節，來對待那個齊衰的人。假如要見到斬衰的話，當然要更有同情，以禮來見那個斬衰的人。這句話的意思，孔子見到那個齊衰的人，穿那個喪服、縫了邊的，就是孫子替祖父母穿著喪服，見到這樣的人，「雖狎必變」。狎是平常很認識，很熟的人見了面，見了他是齊衰，他有帶著祖父母這個孝的、守

這個祖父母之孝的，也必然變。所謂變的話，就要表現一種慰問同情這些個態度，見到這個齊衰的人，孔子一定表示一種同情的態度來對待他，這叫變，就是變更平常的那種態度。

「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見到「冕者」，冕在這裏講，古時候高官戴的那個禮帽，那個冕。這有兩種解釋，一種，這個冕是代表朝廷裏面那個冕旒來講；一種是普通作官的那種冕。見著這個冕，雖然出來的人，他不必戴那個禮帽，但是知道他這個身分，比如說他是一個大夫的地位，或是在今日之下，知道他在政治上有一定的地位，這就是冕者。再呢，「瞽者」就是眼睛看不見的，見到這兩種人，「雖褻必以貌」。雖然，這個褻跟前面那個狎有一點不同，這個褻不但很熟，甚至於言語之間，有時候可以開開玩笑的，這種熟朋友，比前面還更進一步的那種關係叫褻。雖然有這種很親近的關係，如果他是冕者是瞽者，必以貌，這個貌就跟前面變一樣的，必得用一定的禮貌來對待他。這個冕字在《講要》裏面也講到，有時候也有古人注解，把這個冕字當那個系字邊一個免字，通用的，這裏上面是一個曰下面是免

字，換上左邊這個系字右邊免字，那個絜也是一種喪服，穿的喪服的一種，既是這樣有兩種解釋，見冕者與瞽者，這個冕者也是穿著喪服，究竟穿著那種喪服沒有分別；瞽者就是眼睛看不見。這樣見到這兩種人，雖然關係很親近，也一定拿這個禮貌來對待他，這就是必以貌，對於這兩種人也是一種同情的意思。如果拿這個冕字當作戴著那個禮帽、冕旒來講，那就對於他一種尊敬的意思，兩種講法有不同的。

「凶服者式之」，凶服也是穿喪服。見著穿著凶服的人，孔子見到穿喪服的人，式之。式是什麼呢，古時候乘在車子上面，車子前面有一根橫木放在那裏，預備乘車的人遇到要行禮的時候，手就是扶著這個橫木頭上面，然後對人家舉行禮儀，舉行鞠躬禮，或者是表示禮儀的事情。式就是手扶著那個橫木上向人家作禮，這叫式。孔子見到穿著凶服的人，他在車上必定行禮。「式負版者」，版就是出版品，我們現在印的書，現在的書是用紙印出來的，古時候那個書籍，那個字刻在木板上面，或者竹片子上面叫版。書籍刻在這個版上面，國家的公文書，有公文的時候，也是刻在這個版上面。負版者，就是替國家送達公文的人，他所負的公文，所帶的公文是

代表國家命令的公文，見到這種人、負版的人，也要式之、對他行禮，這是尊敬國家的公文，也就是尊敬國家，對於國家一種恭敬。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有朋友請孔子到他家裏吃飯，孔子到朋友家作客。一般的時候講，對待很敬重的客人，由家裏主婦親自作菜，孔子到朋友家裏作客的話，遇到朋友的太太親自作的菜出來，盛饌，必變色而作。而作就是孔子坐在那裏，看見女主人作好的菜送上來的時候，他就起來，作就當起來講。同時變色，表示很勞動朋友的主婦，親自作的菜，表示很感謝，叫變色。作，古時候坐，坐在那裏跟我們現在不一樣，我們現在坐在椅子上面，馬上就站起來了，那叫坐。古時候沒有坐在椅子上面，坐在席上面，這個席鋪在地上。坐在席上怎麼坐法子呢，先兩個膝跪下來，兩個腿撐在後面，身體然後移坐在兩個腿上，坐在腳上，就是坐的姿勢。如果要起來的時候，身體往前移動，直起來，直起來沒有站起來，就是身體的重心置在兩個膝上面，就等於跪在那裏一樣的，這就是而作。遇到有這種盛饌，遇到女主人送的菜上來，必然變色而作。我們現在不是坐在席上面，到朋友家裏遇到這種

情況，自己當然就要站起來，站起來就是表示感激，女主人親自作的菜。由這樁事情可以推到其餘的事情，到朋友家裏的時候，女主人親自來泡茶，來奉茶，也是一樣的，也要表示這樣的禮節，必變色而作。

「迅雷風烈，必變。」迅雷，突然的這個雷聲起來了。風烈，很猛烈的風突然起來了。這句話只有四個字，它的造句法就有變化的；迅雷，這個名詞雷在迅字後面，風烈這個名詞、這個風在烈的前面。古文造句不像我們現在學古文那麼呆板，我們現在講迅雷烈風，那就未免太呆板，它在這裏有變化的，迅雷風烈。迅雷就好像、沒有預想到，跟那個晴天霹靂一樣的，那種雷忽然就響起來了，迅雷。風烈，大風、烈風也是突然起來了。必變，孔子遇到迅雷風烈，必變。必變，怎麼個變法子呢，如果在白天，坐在那裏，身體就要調整了，就不能安安穩穩的坐在那裏，要適應自然界的變動；在夜間的話，睡眠的話，遇到迅雷風烈，那就要起來端坐，端正的坐在那裏。

為什麼呢，古人注解，迅雷風烈，這是自然界突然的變化，突然變化，我們現

在講，就是天然的一種變化；在古人注解就是這樣，自然界有這種變化，是一種，天地有天地之神明，天地之神明突然的在那裏變化，才有這個雷風表現出來。古人的注解就講是天在那發怒了，天地神明在那裏發怒，我們人就要知道，我們在人事上，在什麼地方得罪了天地神明，我們一切作的事情，是不是違背了天地神明，才引起突然有這種變化。古人知道這個道理，現在當然說起來人家不相信，雖不相信，但是天地間有很多特殊的現象，就拿現在科學來解釋，還是解釋不通的。很多天地間這些事情變化，你拿現在科學，它還是解釋不通的。拿佛法唯識來講，唯識就講通了。

唯識是什麼呢，我們人萬法唯心，心，就我們第八識來講，有見分、有相分，見分就是大家知道，我們有心理、有思想，這就是我們見分。相分是什麼呢，相分是在外面，我們這個環境，以至我們這個身體，都是相分，山河大地，虛空裏面那些星斗，都是我們人第八識的相分。我們眾生的心理有什麼樣的變化，外面的相分跟著變化，這個講唯識的一講就通了。所以遇到迅雷風烈，孔子知道自然界這一種

變動，它有它的道理，聖人他必變，趕快就是正襟危坐。從身體上的正襟危坐，心理上面趕快就嚴肅起來應變。

我們現在一般人遇到外面有什麼變化，你應變怎麼應變法子。應變在心理，心理趕快不能再放縱了，好好把它收斂、嚴肅起來，再看待這些變化，怎麼樣應付，怎麼樣適應，就是這裏講的必變，必變在心理趕快來，應這個自然界的變化。古時候在朝廷裏面，都設立觀察天文的專家，叫作日者，就是日月的日，看見天空裏面星球有什麼變化，他趕快就建議天子，趕快就是來採取行動，所以有這些個變化，天子自己反省自己，我這個政治有沒有辦好，趕快脩正脩正。從天上有這些變故，要覺察自己有這些過失出現，古時候都知道這個道理，這是講必變。

前面講的孔子在家裏，以及作客，和平常遇到自然界這些變化，他都有他一定的禮，在那裏照禮上面來應變的。

○升車，必正立，執綏。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孔子「升車」就是上車，古人的車子，大概比我們現在的汽車要高，上車子的時候，車上有一根繩子拖下來，你上車的人，你是個長者，別人就把那根繩子遞到你長者的手裏，你長者手裏拿這個繩子，支持身體可以安穩的上車。但是拿這個繩子要拿好，孔子升車拿這個繩子，先要「正立」，站好，對準那個繩子，「執綏」，執綏就是用車上垂下來那個繩子，自己站好了，然後手執著這個繩子，然後上車，這才安全。當然現在的車子跟過去不一樣，可是我們現在上車，你上汽車也好，在都市裏面上火車、捷運的車子，那我們要注意了，一定要讓車停好了，你才上下車。上車的時候，手要攀著車門，攀好了你才上去，要穩一點，不能急急忙忙的去，一腳沒有踩得穩，那掉下去很危險。所以古時候跟現在車輛不同，原理還是一樣的，上車下車，手腳都要穩，腳要站穩，手要把持、把穩，這才沒有危險。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坐在車子裏面，孔子，比如說他坐在車子前面，「不內顧」，後面還有坐的人，不往後面看。如果說他要往後面看的話，坐在

孔子後面的人，他也許會覺得有什麼事情呢，大家都起了疑惑。坐在車子裏面，都要求大家很安定，不要擾亂車子裏面的人，這樣车子在行動時，那個駕駛的人，他才能夠專心的來開車。如果車子裏面一動一亂的話，使得駕駛就分心了，駕駛一分心，那車子免不了會出事情的。比如說現在到那裏去遊覽，乘坐遊覽車，在遊覽車子裏面，大家最好保持安定。你在遊覽車上又是唱歌、又是這個又是那個，使得駕駛分心，免不了會出事情，乘車子就是要安定。所以孔子在車子不內顧，不內顧就是要保持車上、坐在車子裏面的人，大家都很安定。「不疾言」，也是一樣的，坐在車上不要突然說話，你一突然大聲說出來，又驚動大家了，不知道又出了什麼事情。「不親指」，在車子上不要指這個指那個，你向車子外面指什麼，使車裏面的人也分心了。再說，在車子外面的人，看你坐在車裏往外指，那車子外面的人，會疑惑究竟你指的是什麼，又擾亂大家，所以要保持安靜。孔子上車、坐在車子裏面，這一些動態，聖人他無時無地而不安靜，這些都是為大眾來想的，都要保持大眾安全、安靜。我們學孔子，這些都是要學。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這一章在四百三十四頁，「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古人注解，這兩句詩現在《詩經》裏面沒有。因為古人作詩作了很多，不見得所有的詩都蒐集到《詩經》裏面，所以那些沒有收到《詩經》裏面的詩，古人一律把它稱為逸詩，逸是散失，散失在各地地方，沒有集中起來。所以用這兩句詩在這一節裏面，先舉這兩句詩，然後再舉出後面這一節、這一樁事情，就跟作詩方法中的一種。作詩方法有賦、有比、有興。賦就是平平實實的，來把這首詩的句子將事情說出來，就是賦。比體就是拿這樁事情比喻那樁事情，興也是如此，興也是拿這樁事情比那樁事情。但是興跟比不同的地方，它是把這個放在這樁事情之前，比如《詩經》開始就是〈關雎〉篇，「關關雎鳩，在河之洲」，藉著那個雎鳩叫的聲音，比喻後面「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比喻那樁事情，但是這個比喻他用在這一篇詩的前面，在前面引起，興就是興起後面那個事實。這個「色斯舉矣，翔而後集。」也是那個意思，從這兩句詩引

發後面這一樁事情，這一樁事情當然與後面有關係的，不能說毫無關係。

「色斯舉矣」，色是指看人的顏色，這鳥看看人的態度，對牠是善或是不善的。鳥看見人對牠不善，牠就不在這裏落下來，牠要看見人對牠沒有什麼損害，牠就可以飛落下來。這個大家可以體驗到，你到一個風景區裏面，到日月潭也好，到其他地方，看那些鳥飛在草地上，見到人牠不會害怕，牠知道你這遊客不會把牠抓起來，牠照樣在那裏，在草地上跳來跳去的。這個意思就是說，色斯舉矣，牠看見人的顏色，看人家的態度對牠不好的話，牠就舉矣，牠就飛走了，飛起來。「翔而後集」，翔就是飛起來看一看、找一找，那一種樹木適合牠在那停留，這兩句是這個意思。

下面引起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這個曰，是孔夫子說的，看見那個山梁，梁是橋梁，我們現在學的字，樑左邊一個木字邊，但是古時候梁字不要木字邊，為什麼呢，這個字下面就有木字了，不用在左邊再加上木字，所以這個梁字是正體字。「山梁」就是山上的橋梁，「雌雉」，那個雌性的野雞，山上飛的、野生的雌雉。孔子就說了，山梁這個雌雉，時哉時哉，孔子看見在山澗那個橋梁旁邊，或

者就指的在橋梁上面那個雌雉，在那邊也不怕人，悠閑自在的在那個山梁上面，孔子這個時候就讚歎這雌雉，「時哉時哉」，牠能夠在山梁這裏，悠哉悠哉在那裏，跟人一樣在那裏很輕鬆自在的，樂在那裏，很得其時，時哉時哉，牠能夠很自由自在的，在那裏生活遊覽，孔子讚歎牠。

「子路共之」，共讀拱，左邊一個挑手邊，拱手。子路一聽孔子對於那個雌雉這樣讚美，子路就對它拱手。這一拱手，那個雌雉，「三嗅而作」，這個嗅字古人注解，認為這個字本來的字是沒有口字邊，右邊上面不是自字，是一個目字、眼目的目字，下面是個犬字，眼目的目字加一個犬字，好像一個狗一看，一看就跑了，是那個意思。到後來什麼時候變成一個嗅字就很難考了。但是古人注解，不要口字邊，是個眼目的目字加一個犬字，表示一個動物很驚惶的，趕快就離開了，就拿雌雉來講，看見子路對牠拱手，牠不知道拱手是什麼意思，也許認為子路要伸手去抓牠，所以趕快而作、就飛走了，是這個解釋。

但是這一章書古人注解很多，爭議的事情也很多，照這個講法，勉強的講可以，

大概可以講得通的。重要的意思在這裏，時哉時哉這句話，孟子曾經說，「孔子聖之時者也」。就是說我們學孔子，我們一個讀書人，或者任何一個人，你什麼時候可以出去作事情；而不是時候，就應該在家裏不能出去，出處之道都要有時候的，要認識時務。最後的一章非常重要，所以孔子講時哉時哉，我們在世間作任何事情，也都是要識時務，脩道也要識時務。

聲 明 書

徐醒民先生所講述之佛學及儒學經典，經整理成文字書籍或電子書（文字檔光碟），所有著作之重製、公開口述、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及流通等行為，同意皆不受時間、地域、次數、對象等任何限制，任何人均得自由利用，但任何人均不得加註版權所有，或任意更改內容，改變著作原意，影響大眾權益，亦不得作為營利為目的之用。

公元二〇一二年七月三十日恭印結緣（贈送品）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論語講要講記：上論 / 徐醒民主講. -- 彰化縣花

壇鄉：雪明講習堂, 2011.11-

冊； 公分

ISBN 978-986-88256-7-3 (第10冊：平裝) .

1. 論語 2. 研究考訂

121.227

100021407

論語講要講記【鄉黨第十】

講述者：徐醒民主先生

出版者：雪明講習堂

住址：彰化縣花壇鄉長春村福德巷二號

電話：〇九三二七〇八四八七

承印者：昱盛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住址：臺中市西屯區永輝路八十三號

電話：(〇四)二三一三八三七八